



蘇俄之觀察

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六月再版

蘇俄之觀察

原著者

瑞士文學博士
法學博士沙若理

譯述者 廣學會

發刊者 護憲社

蘇俄之觀察目錄

第一章	莫斯科爲共產主義中央之都	一
第二章	列寧城——荒涼城	五
第三章	蘇維埃之自辯	七
第四章	共產主義之盛衰	一二
第五章	新經濟之政策	一二
第六章	非基督之國	一五
第七章	馬克思主義產生威嚇主義	二〇
第八章	布黨之教育擱淺	三八
第九章	學校爲布爾施維克之養成所	四三
第十章	布黨如何指導世界革命	四七

第十一章	傳揚聖戰反對英國·····	五五
第十二章	布爾施維克主義在歐洲之血跡·····	六三
第十三章	蘇俄布黨主義與英之勞働黨·····	七二
第十四章	布爾施維克主義之帝國與其奴隸之國·····	七五
第十五章	布爾施維克主義與猶太·····	八四
第十六章	猶太人於東歐之問題·····	九二
第十七章	東歐猶太居留地危險之慘狀·····	九七
第十八章	俄國教會之慘狀·····	一〇七
第十九章	俄教會之前途·····	一一三
第二十章	布黨主義與俄之國性·····	一一八
第二十一章	俄之革命有遺傳之承襲·····	一二三
第二十二章	羅曼諾夫朝之特點·····	一三一

第二十三章	不流血之第一次革命·····	一三七
第二十四章	俄革命與法革命之比較·····	一四一
第二十五章	蘇維埃領袖之心理·····	一四八
第二十六章	能存幾時·····	一五三
第二十七章	俄國之前途·····	一五八
第二十八章	世界革命之父·····	一六二
第二十九章	附篇·····	一六九

目
錄

蘇俄之觀察

蘇俄實地考察之感想

著者原爲瑞士人在英國大學多年作法文歷史教員於一九二三年赴蘇俄實地考察將其感想登諸英法美數國大報後輯爲一書風行於世著者精通俄文於一九〇五年曾一次充俄國歷史教員故其觀察敘述大有價值據著者眼光揭示所見意欲表示此勞農試驗究於世上歷史收何效果也

第一章 莫斯科爲共產主義中央之都

莫斯科從來爲一省城，建築以美術著名於世，今作布爾施維克主義中央之都，居民二百五十萬，府第巍峨，塔金燦爛，勞農俄正式之京都也。自西自東，均以此爲中部。從外表觀之，與前無大差別，房樓依然，馬路如故，前朝之鳥徽，猶

多存留堂眉，惟軍帽有一特色，直有東亞化色相，絕非歐式。

普通貧苦之狀，蘇俄與前大不同者，爲經濟上之艱難，行乞之人，徧於道路，衣服襤褸，觸目皆然，與德國不同，德國雖有貧人，但不經見，而俄人舊業已壞，新業未興，困苦慘狀，貧窶形色，無可飾諱。政府雖將舊日上級人財產破毀，而下等人未得分潤，只將全國墜落在悲慘之域，街上從不見一衣服整齊適當之人。若深夜自一會所歸寓，必見有許多孩童，沿途叫賣零物，冀得餘錢，爲餬口計也。

余赴俄初想，爲參觀其美，樂道其善，適得其反。城內大街，較前修潔，乃政府役使無業之人，逐日掃除，但政府不發給養，由房客出資發給。再次，城內盜匪甚少，蓋爲多設軍警護衛政府，而治匪尤嚴，然外國公使，仍不免二年間有五次盜匪入室，以致公使自爲輪流值夜。至於其公堂判案，至爲奇特，我未到法庭參觀，見報章披露公判，一次有大浴室，暗中容留妓女，出此奇辱醜案，不能掩

國人耳目，乃重罰浴堂侍者，卒以其爲正式共產黨也，旋釋之使去。

飲酒問題 俄前皇曾有禁酒令，歐戰時期，勒令停止營業，想如今以勞農立國，當繼續保此善政，街市雖不見酒之陳設，然而隱僻之地，酒排間不少。正人不敢過問，我爲考察情實，曾一至其間，有生以來，未見如此酗酒之人，且如是之多也。

中等階級之困苦 勞動界艱苦，如上所云，中級人之窘狀，且尤甚焉，狼狽之態，不堪敘述。前朝之貴族，大學教員，所居不過兩進小屋，實赤貧難度，卽得一教員職位，月薪僅二十四元。以政府終懷疑其於新政有所齟齬也，以致此等人之子女，難入大學，惟正式黨員子女，入學極易。國之醫院，百分八十爲俄籍之猶太人。甚至貴族有流爲乞丐者，曾親見一前朝將官爲丐，見少年貌美之貴族婦人，爲酒排間侍女，在飯店遇一精於法文之侍女，詢之，知前爲有名貴族，少習法文也。

戲劇場 古羅馬之季世，民德腐敗，爲愉快人之肉欲，政府建築大劇場，如今莫斯科，有如是之情形，雖人民困苦已甚，而地方行政猶創設劇場。各國古劇新聲，酣歌妙舞，燦然俱備，爲官廳特設禁席。所演多前皇大事，有次我問一外交部長，事勢已非，爲何多演此劇，據謂，爲取其劇容樂聲之美，非取其事實也。政府所以費如此鉅款演劇，爲討人民之喜悅，以後或出影片，藉以傳播其主義，然今茲未能，以政府無此巨款，製造影片也。

蘇俄與宗教 莫斯科之大禮拜堂，世界馳名，內有五百年來宗教歷史之臭味，如今改爲蘇俄政府辦公之地。我得人介紹進入參觀，無論何時何地，伴我護我者，一律爲猶太人。然有一處禁止參觀，傳說其內各像，俱是珠寶珍飾，如今竊賣一空，或歸私有，或作運動公費。城之通衢大禮拜堂，有馬利亞大像，從前路過像前者，均加敬禮，如今大書特書於其下，謂『宗教是人民之鴉片。』於一九二二年，開大展覽會，表列勞農成績，強迫人建築巨廠，工料概不給資，

索討則置之監獄，此會感力偉大，以俄人素性，對內對外，固富有運動力也。

第二章 列寧城——荒涼城

從莫斯科到列寧城

即前聖彼得堡

直是別入一世界，在在可發見布爾施維克騷動

之鉅變。從前列寧城，爲專制皇帝之座位，今變爲猶太的一首領名 *Ninoviev* 者，布爾施維克之迪克推多。事緣一九一七年前俄皇兩衛隊兵變，推翻帝國，驟改爲布爾施維克主義，以地利之故，遷都至莫斯科，從此即判決彼得堡最後之死命。回憶前皇之聖彼得堡，爲世上著名大都之一，公府，私第，花園，博物院，禮拜堂，非常莊嚴美麗，一八三七年，曾有一次焚燒，重修支費，至一百萬萬金磅，工程之大，人工之多，可想而知矣。

目下一入此首都，無限荒涼，觸目皆是。行人稀少，秋草路生，電車座位多空，店肆多半閉門，商埠船隻，更是冷落。試一望貴族之私第別館，房頂不修，根基殘壞，花園鞠爲茂草，歌樓多成頽垣。卽下而視勞動界之宅舍，一同荒廢不整。長

街無人，夜間比日間更爲寂寥。而影戲院常是滿座，政府爲討人民娛樂，例不取資，然我一進入調查，多是政府公役，勞動人殊寥寥也。

文學界之景况 從前俄京之文學，普世有名，特別大學，知名之泰斗不少，如今文人生活十分可憐，教員俸金至薄，地位又朝不保夕，衣食住不堪供養，多有逃至匈加利者，匈人援助俄人，有六千學生之學校，惜他國無此豪舉。

余住者爲舊京第一大旅社，旅客無多，猶有音樂隊，跳舞女，作娛客之助，何以供此費用，係由賭場抽資。一次，夜間兩點鐘，余正讀書，公使署之同事，邀余曰，盍往觀夜場乎，一入賭場，氣味觸鼻，千頭攢動，男女，貧富，官僚，工役，且有犯人雜廁其中。更有鬼鬼崇崇，誘賭之牽線者，城內類此之夜場極多，比較前朝禁賭之嚴，有如天淵。蘇俄前途，其墜落不知伊於胡底，而政府利於賭場抽捐，不暇計及其他也。在初，酗酒賭博，曾有禁令，如今任放公行。大概革命之人，初起多抱狂熱，道德可觀，然多爲德不卒，英法革命黨，均不外此例。如今蘇維埃亦

曾於腐敗行爲，嚴加制止，而適得其反，毫無效用。觀於賭場之公行，則蘇俄前途命運，指日可待矣。

第三章 蘇維埃之自辯

前二章乃就觀察所得者言之，以下要標明蘇維埃之制度，大有違反經濟永久之律例，與人類永久之道義。其首領已覺悟目下之政策，將有鉅大災變發生，不免起有震驚，勉強自己不認自己主張之道，茲義姑置不論。

如不聽其言觀其行，而僅就片面觀察，遽評斷人之不當，是爲不公。故凡與蘇俄接近者，必先聽蘇俄自己之辯護。布爾施維克主義之首領，極顧慮外人評議其徵象，輒謂歐人所出之報章評辭，多含譏訕謾罵之意，以故其外交部長 *Cicérin* 與余有一度之接談。言『蘇俄目前多受報界與輿論之毀謗。』

蘇維埃人多與我談，願喚起我與彼有同情，得有諒解，然而我絕不以其言引起游移之轉動。試略記數代表之大意如下：

人多控告我蘇俄之運動，要將全歐推翻，然在我等所宣傳之國際主義，自然要觸動各國勞動界之眼光而喚起同情，因此種運動，是赤誠者，是明顯者。從前法國對於俄帝國主義，都隱秘不言，而對於我等馬克思主義，視爲大罪，我本勿庸爲馬克思主義辯護，事實俱在，不必辯亦無可諱，因已得無量數人之贊同矣。雖有多人不願此主義存在，至今依然存在，從前反對最烈之大政治家如美，如英，如法，如今均成陳迹，較比一九一八年我政策更爲鞏固。所謂正當教會大主教，如 *Trilohon* 者，前曾反對，今則撤消其前議。在初，列國願與我尋釁，今已渙然冰釋，本國人民鑒於大亂之作，亦不願破壞時局。蓋俄之革命，不始於吾黨，而成功於吾黨，以帝國主義，其中央腐敗已甚，無人扶持，教會之教育未有成功，人民仍是愚笨，官吏則貪墨無厭，捉錢自肥，此均促革命之成功，自腐而不能植立者也。更有進者，不僅國之革命，不自吾黨發起，而國之大亂亦非吾黨釀成，乃五年以來之歐戰，有以致之。試想此五年之內，傾一國之財賦，

勞一國之兵馬，人民肝腦塗地，妻子號寒啼飢，不能不釀成大事，吾黨未起之先，國之大亂已成，經濟恐慌，交通梗塞，紊亂已達極點，故一九一七年四月之革命，非由吾黨開始者也。以後之饑荒瘟疫，亦不得引爲吾黨之咎，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而瘟疫隨之，此種不可免避之天災，一如日本之不能管束地震，且旱荒瘟疫，此不爲僅見，從前已恆有之。再則，歐人若干涉我政，或早已改良經濟制度，而有起色，然歐人攻擊我新國，奪民之心，趨於戰爭，以致吾黨政策，不能早觀厥成，所以正當奮力救濟困難之時，而竟籌劃戰事，如此受聯盟國之阻礙者，實無可挽回補救也。歐人又不願予一經濟援助，以致盧布紙幣破產，成爲無用之廢物矣，是蓋吾黨出世時，國之困難已極，共產黨雖人數不多，仍願冒天下之大不韙，起而施行此馬克思主義，明知施行極難，危險極多，然而卽付以死之代價，亦有所不惜。甚願立刻俄之勞農共信此主義，如鼓之應桴，無奈彼等扞格不通，不明此主義之益，猶之積年處於暗地，羞於見光，不能

明新俄之道，故第一要着，在教育人民，均服從此主義也。」

『環視列國，羣斥我政府專制，一如帝國，或較爲近似。然爲答覆此問，一、此種迪克推多制度，適合於俄人之性質。二、在此革新時代，此乃適法之法令。政府當有自設之機關報，不敢賴資本家之報，藉爲傳播。至於解散議員，不欲留存此有名無實之代議制度也。』

『人多控告我逼迫宗教，改造大學之制度，殊不思量視今之主教與教習，不能不予一番撤換。因爲彼等均反對革命之人，且教會明明宣告敵對政府，自是政府所不能容忍者。而目下不然，教會服從政府，政府亦不加逼迫，雖然如此，宗教終是勞動之公敵，是人民之鴉片，汨沒人之心靈，但教會若不詆毀政府，政府自予一包容，不加干涉，以故今日政府下之宗教，較比帝國時代自由之極，以各地各會，均可討論其會事也。』

中級社會因歐戰消滅 『人多控告我政府破壞前之貴族與中級社會，理

或近似。按之馬克思主義，世界不許有階級，以有階級必有級爭，故必加以消除，乃布爾施維克主義之原則。因此農佃小戶，起而反抗其地主，貴族於是失業。而中級社會乃受歐戰影響，金融破產，紙幣成爲廢物，以致中級社會消滅。此不僅俄國，德國亦復如是，英國雖有中級社會，恐亦不久存在，因納稅過重，民不堪命也。』

『我政府之敵人，對世界宣傳，言俄之革命，均由猶太人掌握，猶太人操權，壓制俄人，因猶太人前受迫壓，今乘機報復，然而均非事實，政府雖多有猶太人，正爲其腦力偉大，任事較多，亦不足爲怪。再則，俄之舊日文人，多不願與政府合作，所以俄人不願擔任之職，則派猶太人任之。雖然如此，我政府無國際畛域之見，猶太人，亞米尼亞人，駐中國之俄大使加拉罕即亞米尼亞人，波蘭人，布加利亞人，法人，德人，一律任職，蓋布爾施維克政府是國際的，非愛國的主義也。』

『我政府辦事，時出以高壓手段，是蓋有非高壓不爲功者，因目下情形與各

國不同，時勢不同，困難不同，畢竟最後之言，向列國作進一步之要求，即求世界各邦讓俄人辦理自己之事，救援自己之國，此重大要求是否與前所言國際的主義矛盾譯者誌 概括言之，人必先有體諒，而後方可明徹我政府之政策，法之大革命，其救國方法，亦不外以殘酷出之，目下俄與法，前後如出一轍，仍不外以高壓手段救國也。』

第四章 共產主義之盛衰

對於以上數章，余敢言心中毫無偏見，據實報告蘇維埃之主義，並望蘇俄政府贊成我言之公正也。我所標舉者，對於目下俄之鉅災難，是政府負責，或政府領袖負責，此二問題無關重要，實際言之，殺人或故殺，或狂殺，其致死於人則同，不過罪名有輕重於己，蘇政府或逞凶而作可惡之事，或善人而行政務之權，質言之，即最善良之 Djerdinski 其人毫不受賄，然比之不善者尤為凶辣，因其用絕不容讓之狂熱，施行布爾施維克主義也。與法之革命時代，有同一情形。如是，我首要之論點，果何在乎，不求誰負此鉅災之責任，不求蘇俄政

府之性質如何，要指明此種行政制度，是不可救藥之愚拙，且無人道。有一言可控告其罪之成立，其主義乃攻擊經濟一切之律例，而反對人類永遠不改之常道。

一九一七年之革命，是由國魂而起。蘇維埃不過一種會議制，有代表輿論之義，而布爾施維克主義，竟藉之組出一部最繁雜之憲法，甚至兵丁均有選舉權，地方會議，可舉人赴國會會議，由國會選舉執政之人，此憲法陳義至美，亦民國正當之憲章。然而盡有名無實，即誠心行布爾施維克主義者，亦不願此憲法之有效，大原因在於俄人百分之九十不能識字，而布爾施維克主義一派，辦事又多機警，以布黨主義僅居首領數人之主義也。從一九一七年秋之大選舉，可見俄民大多數反對共產主義，益可證明在施行布爾施維克主義之初，強迫施行，不問地方議會，國會，國民心理之如何反對也。在一九一八年正月，列甯解散國會，實屬違理無法。所以吾人當注意今之蘇俄，不是民國，無

人民代表，非人民主義，此乃顯然之歷史，非我杜撰之論也。

有名無實之名詞 列寧不願此強橫攫奪可惡之事，公然暴露，則掩其實而美其名，曰勞農之迪克推多制。此乃一種虛名，因爲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所訂立之勞農制，實迪克推多之絕對權。並且此幾位迪克推多，無一是勞動界，未曾作工，幾全爲文學界，或是貴族。如外交部之 Cicerin 或爲小地主如列寧，或是猶太中級如 Trotsky, Bronstein, Zinoviev, Radek 其十數首領多爲文字界辦雜誌之人，故勞農俄之迪克推多制，大權實集中於此十數人之手，其人均屬一色的。用高壓手段，果決心志，絕不猶疑，過激狂熱，而實行馬克思主義爲目標，而又雄辯足以動衆，蓋從前大半感受迫壓，困心衡慮，飽經憂患艱苦者也。

近六年中，此十數人劃分國事爲幾部，Trotsky 掌兵權，Radek 司宣傳，Djerdjinski 作偵察長，Zinoviev 作列寧城之迪克推多姬采林，Cicerin 作外交部

長，以外有三人副之，駐中國之加拉罕，其三之一也，猶太人之 Krassin 爲通商顧問，Scheinmann 爲經濟專門大員，Bucharin 爲報紙宣傳專員，列寧則總統一切之上，大權均操諸此十數人之掌握。各人有權鼓勵主義之進行，然非自羣策羣力而來，乃由各人嚴格之指導，勒令行之，實際言之，統扯計算共產黨人不過五十萬，一九二〇年最盛之時，在聖彼得堡註冊之人，僅爲七千名。是蓋布黨之主義不在人多，且亦不願人多，以人多則不易約束，或將其秘密黨綱破壞，以致分裂而暴揚其真形也。

用力與計之治法 共產黨之於俄，就全國人數比較，不過二百分之一耳，如是何以此少數治理多數乎，純是出於一種治法手段，對少數黨員，以黨訓與狂熱聯爲團體，如膠之固，而用殘忍與恐嚇手段迫壓多數。亦間用賄賂與陰險方法，布爾施維克主義之廸克推多，其第一有力機關，卽屬赤軍。在一九一七年布黨宣言，吾輩反對軍政，統統消滅軍籍，然而一年之內，竟造成大有武

力之赤軍，戰勝白軍，並勝過歐洲聯軍干預俄政者。此軍由楚拉司及Trotsky

一人組織，彼爲一非常奇特之人，而其功不算偉大，以所得之軍人，多由舊有

軍人編之成軍，揀選而訓練之，其唯一之天助，值俄國大饑，人爲免避飢餓起

見，則作一兵丁，因而彼以適當之手段，應付一定之目的。其第一要法，卽每小

隊，安置可靠之黨人爲首領，使兵不至生亂，且有防制，使兵不敢反側，蓋將舊

日軍人用改編均配，不得成爲一系，則易於制服。更預備特別隊，用以防發生

意外，有特別衛兵，壓制反對之人。如此種種佈置，不外以適當防制，保守成功。

雖然，猶恐用力不足以維持治安，復用耀武揚威方法，使人民視政府有武力

之可畏。其法，一方以驚天動地殘忍革命之精神，常常發現於人之中間，威嚇

有衆。一方設無數暗探，伺察民情，又設無憐憫的裁判所，鐵面無情，以待黨人

反側，一有察覺，與凡民一律。裁判所內有秘密會議，名曰其卡，Tcheka執法最

爲嚴酷，由 Moses Uritsky, Simstoy, and Djerjinski 一人計劃組之，此特別會

議，真可稱爲陰險機關，以壓制人民。我想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此壓人者。法之革命，無如是其甚也。

似此種種機關，布置已妥，即於一九一八年實行共產主義，在舊世界另創一新天地。第一步驟，將國內一切地產，統歸國有。各種公司，棧房，各人之所有權，一律廢除，一切公務，全隸於政府權下。試想此共產政府之下，其所用之人，必盡爲公役，於是將前皇之宮殿，貴族之府第，教會之修道院，盡逐去，故主佔而有之，豢養此一般布黨執事，而作此新世界之導師。於是其人即作世界上之天帝，（因布黨不復信有天帝）握共產之全權，支配一百五十兆之人民也。但是，政府一頒發共產之命，即有大不幸之發生，全國財幣，忽然銷滅不見。在政府煞費腦力，正想如何支配此若大財產，絕未料出產立形停頓，不復多有出產，蓋食之者衆，生之者寡，致政府困難，達於極點。公廨之公役，共計有七百萬，費用浩繁，不問可知，然無人願出此供養。向人催索，均不應命，法令等於

具文，紙幣幾同廢物。如是，爲時不久，知共產主義，大不如資本主義。其最大主因，俄之小農，佔全民百分之八十五，政府公人之供養，全恃農人之輸給。在政府想，小農既由革命政府佔有便宜，分受田畝，理宜竭力報效，助政府給養。然而絕不料小民不認其自由爲幸福，概不願出其餘貲供應政府，小農之言曰，『共產人居城，自享其樂，與吾儕何干，使我勞動，而彼安享其利，不勞而食乎，彼等勞苦製造紙幣，欲換我所有，我不能貪無用紙幣，而舍去有用之產物也。』如是存心，幾乎通國一致，全反背乎蘇維埃政府之希望，似此不供應食品，將維蘇主義，不擊自破矣。

如是，政府將何以解除此困難乎，仍不外用從前對付貴族與中級社會方法對付勞農，卽所謂恐嚇之法是。在政府想貴族與文人既可以威劫，彼愚而無知之勞農，何不可以示威，致之服也。再次，勞農之幸福，受自勞農主義之政府，如是，則二者宜相輔並行，烏可任其自有主張。於是布黨之廸克推多，卽施行

其高壓手段，焚燬若干小村，係累若干人民，留之爲質，刑威之下，似有成功，然而化費不貲，成效不大，因俄本大國，而鄉村之距離又復遼闊，人民只用消極抵抗方法，政府或能強捉人之餘糧，收爲國有，然不能強人出力，耕其田畝，耕者之所獲，計能餬口足矣，不望有餘供應政府也。再則，布黨如此運動，亦害自己之事，因其救國宣言，爲救人不受帝國壓制，如今釋放其民，少嘗自由之味，若復施迫壓，是自己破壞其宣言，所行反其所令也。恫嚇之，獎勵之，農人仍不肯力田，於是田多荒廢，出產一年銳減一年，以致全國震驚。正值此抵抗之際，又遇荒年，二者交加，困難至極，死人無算，全國疲敝，列國旁觀雖覺悲慘，亦莫可如何。卽英美竭力輸將，亦不過杯水車薪，無益於事。總之，布黨於破滅貴族與中級社會之後，方幸其成功，然而一般小農，竟將布黨主義推翻，以軍務政黨所不能勝者，終屈服於小農之手矣。

試驗之不克成功 俄本來是一農國，以故農之權力不小，爲此，布黨之迫壓

政策，想用以制服勞農者，而終歸失敗。最可異者，列寧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出一最新之政策，承認共產主義，行之過速，當一步一步逐漸而進，人仍可有私產，可自行設店，開廠，所有從前反對資本主義之法令，一概撤消。同時派出公使向列國求一經濟援助，並應許在西比利亞備居留地，許資本家有特別專利。如是，將一勞農俄，復變為資本主義之俄矣。似此勞農試驗之不能成功，乃世人所當共喻者也。

第五章 新經濟之政策

社會批評家對列寧新政策，多加責斥，謂其利用時機，或賣己而投降資本主義。似此評語，實不諳克馬思主義之為何，因馬之主義不在維持原則，要在達其目的。然一直達到目的，乃不可必之事，委曲而後達到，其常態也。列寧之利用時機，正順馬克思主義辦法，即違反人類辦事之道德，亦所不恤，此馬克思主義之特點也。

再次，列寧求列國資本家前來襄助，亦未反背馬克思主義，因馬克思原不主張廢除資本，且必用之為輔助。共產主義之敵，不在資本，乃在勞農與小家庭。蓋助勞工使釋放實現，必由資本入手，而資本終成彼此競爭之精神，如是資本助力愈大者，其競爭亦愈烈，共產主義如今未能成功，正因其未脫離小農狀態也。復次，其開採事業，正在幼稚，不足成一勞農界，所以對列寧之新政策，列國資本家，認有攜手之可能，雖是一破產政府，不能償還舊債，然仍可以繼續通商。余嘗與駐莫斯科之歐商談，有人望列寧新政策，可以成功，雖起初之手段，破壞一切，如今承認為錯行，願意改良，而行新法，然而我不能不說深明透俄政之人，不抱如此希望，以為目下之通商，其興盛乃表面之現狀，多虛浮不實，決不能以街頭兒童呼叫之零碎熱鬧，即認商業有發展之餘地也。似此二說，一謂商業可興。一謂前途無望。究以何者為對乎？以余之考察，費時不少，然終以悲觀為多。何者，依觀察所得，商業無有生氣，工廠多數閉門，雖新

政策通商之計劃偉大，然終未能成爲事實，出品一日昂貴一日，一套尋常衣服，價至三四百元。小鞋一雙四五十元，大鞋價且倍之。且共產之信用，未恢復戰前狀況。農之出產易錢小，而購物之費者大，入不敷出，相差過多。如就諾弗哥羅一埠言之，素爲大會廠，歐貨雲集，余願親赴其地考查，未及起身，遇一美人新從其地回，相告曰，不如勿枉此一行，毫無事物可見也。總之，新政策未成若何功效，共產主義之於俄，不過一場幻夢而已。有人希望社會主義，可得實行，而蘇維埃政府仍想作一天帝，能支配一切，供給全國之用。政府所設可怖之公役，充斥全國，彼等須由人民給養，雖政府以困難之故，將許多開缺，然仍有數百萬入爲政府理事，以致私人均束手不敢嘗試辦理實業，而公役辦事，又多是官樣文章，習氣過重，試舉一例，如人造假肢廠，在大戰後，有多少人缺少手足，猶有數廠存留，比如有百人作工，則有六十人爲理事，然而成功甚慢，戰後最興盛之新生易，爲配製假體，吾友需一人造腿，意欲速得，一問廠中，告

以六月後可以製就。再如，德國有一售電料者，接洽一月，未得一當，義美商人亦有類似之報告，此乃尋常商業，並非大事，何至如此。即游歷人如我，不買不賣，住一旅館，仍不免遇此官樣習氣，旅館之侍者不少，然而伺候不周，作事不善，告之總理，則謂，我輩均平等同胞，亦不奈誰何，至於開付館費，向索收條，則謂，政府辦事，不稽賬簿，如此可免費時失事也。

再論其對於交通者，如輪船，火車，電車，等事，僅言列寧城之狀況，舉一可例其餘，按電車車業，人都知當逐漸拓展，而列寧城不然，全路一齊動工，不顧人家遷徙如何不便，及至動工，阻礙交通矣，而工人又不盡力，不是望天，即是談政，嚴冬將至，必俟來春方可興築，粗莽無狀，抑何可笑。再舉一小事，外交部之大樓，高設電梯，而不能上下行使，有一美人言，若我司理其事，兩點鐘可以修好，而俄政府任其廢棄，數月不加修整，豈以此乃資本者方法，不屑用此方便耶。復次，印刷出版事業，亦宣傳之緊要機關，從前莫斯科之印刷物，較比他國為

多，如今出版書籍，成本昂貴，因政府用人化費過多，以致出版物不易銷售，卽此種種，足徵歸爲國有之大害也。經濟上有一小事，可資談助，余將回國，而有百磅之匯票，且得政界友人簽字，到數家政府銀行，均不行使，余問一銀行總理，貴國經濟，勿乃太亂，日常要求外國資本之援助，如今一小小外國匯票，何以拒不行使，總理告曰，爲保持新盧布票不受搖動，故不願接受外匯。卽此小事，足徵蘇俄幣制之不良。蓋必有言論交通競爭之自由，而後商業可以活動也。然此種種均蘇維埃政府所不認可者，恐其主義將由此推翻也。一次晚間，有高級官某附耳告曰『明年將有私家報出現。』我想乃屬不可能之事，批評固是社會良藥，然於野心家或有不利焉，且懼由此再引起爭戰。任用若何方法，若能嚮導到平安地步，人都歡喜，然恐蘇維埃政府有所不能，故必再經過一次大紛擾，大爭戰，而後方可造成一平安時代也。

第六章 非基督之國

前所陳舉，已言蘇俄反對經濟與人類之常規。尤其甚者，竟敢敵抗精神與道德之域，戰前有一歐州名人，N. Argeii向衆演說，常言，『宗教之爭，向後不復發生，因文明人對信教均認可自由也。』噫，殊不料及今日之俄，去文明尙遠之又遠，以蘇俄對宗教時有冷峭之語，根本言之，布黨之教之理想，與宗教理想原來反背。且馬克思主義，誇美人生歷史，均由唯物實現，不必由唯心實現。人或評我稱布黨主義，爲一宗教，殊爲不合，以布黨主義毫無宗教意味也。因爲自古以來，凡係宗教，其根本理由，不主張破壞社會，乃扶植社會，而布黨不然，不願社會膠固，不憚其破裂，不宣傳互愛，而宣傳恨惡，何以言之，凡不順從其主義者，殺之絕無顧惜。且若輩所行，不扶持道德，反將道德從人事上擴而清之，祇求唯物主義，可以實現也。有歷史家將列寧與法之革命家羅伯斯庇爾相提並論，Robespierre然相似而實有別，羅乃狂熱信自然神教者，列寧是一狂熱之無神家，羅將不信神者送之斷頭臺，列寧要滅絕一切上帝之信，且

欲毀棄天賦之良光，欲於宗教上掃除人之信仰也。

以武力發達共產主義。據上看來，布黨主義可謂一種特別陰險之宗教，此乃余十分認可者。首要注意，布黨主義，不僅是一政務經濟之組織，亦是一宗教性質之組織，組法亦如其他宗教，有其道有其經，即馬克思之書也。其黨人視馬書爲無誤之書，書有魂能激發人之生命，有人作經解，有人作宣傳，且爲此捨命，有公會，有國際會，有入會之禮，有出會之條，有解救之道，有計畫，有賞罰，有禍福之說，用此主義，想於世界立一大同之國。凡入其黨，如受一種感力，使人有狂熱，且不僅要行於一族一國，願普世人共信其主義，非一宗教而何。更用武力破壞別教，強人服從其教，於此，與回教有相同之點也。外人或難明共產主義有宗教性質，然大可注意蘇維埃共產主義是一宗教。如今國之東西南北，敵擋布黨之人，多讀啓示錄一卷，看可怖之大審判，何日來到而破滅布黨也。

但是，有一事阻布黨成功，即基督教之存在也。俄之舊教正宗，咸視布黨之宗教，是一敵基督者，何則，因為敵基督之大罪人出現，要滅絕教會，布黨即其人也。布黨嘗自己宣言，非滅基督教，其主義不能成功，故凡事要攻擊基督教，願一掃而空之，謂『基督教是害人之鴉片。』如此，布黨於歷史上有一特點，即想掃除宗教，他國革命無不願借宗教為助力，布黨不然，願以其狂熱攻擊基督教，封閉國之教堂，修道院，殺戮主教神父，並言共產與基督教不能並立，因為基督教之性質，於共產主義十分危險，故有共產家明明宣傳與基督教為敵，因此，凡有黨人凌辱教士，毀壞教物，不謂違法，視為義務。罰基督教之手段，凌辱主教神父，褻瀆聖像聖物，布黨視為當盡之務，一次，有猶太少年之俄官，引我至一大禮拜堂，堂有前俄皇二百年來歷代之陵寢，裝飾品俱毀壞無餘，闇淡不可名狀，猶太人進入人家，尚脫帽為禮，然而入此堂絕不致敬。且布黨黨訓，凡進禮拜堂敬拜者，除名黨籍。在男女學校，均承認

爲無神派，否則開除，一日，余在莫斯科，看見有十三歲之童子坐是開除，因爲順母之命，進堂禮拜也。但自一九一九年，政府已改革其嚴酷手段，大概爲殺一最有名之主教，Mgr Bukkiewicz引起國際之反對，觸犯文化道德之公怒。雖然改變其手段，仍未拋棄其政策，仍多方逼教或用陰險，或行賄賂，或收沒教產，使教職不能自養，而贊成助力教會自相分離。強迫總主教提肯Tikhon與政府攜手，如此令其失人民之信服，雖提肯不能抗布政府之威力，然而人民體諒其難，至今仍未失其愛戴之心，在莫斯科演講，人仍擁擠前往聽教也。

宗教特點之復興 教會雖受嚴酷之壓迫，然而有特色之復興，大概從多方磨練之危難，而發起復興之特徵，如此不能不令布政府有所觀感。實際言之，此種復興，絕無利誘，全出自內心之渴慕。余曾至布黨政局，見一女書記，談及宗教，詢其對危急狀況，作何感想，彼曰：『在嚴厲時代，人心不可無一種信仰力，』余聽此言出自共產黨之女書記，明知基督教之鴉片，已深入於共產黨

所用之人之心矣。有幾次教會首領約我至其家會餐，均謝絕未往，恐於彼不利而生累害也。曾赴舊日文學者之約，革命以前，若輩絕無宗教之觀念，如今感受布黨之苦難，知人民非有宗教不可，而贊成教會。不惟如此，俄之各地方，多有宗教之論辨，每開會買票入座，大公廳恆爲之滿，後入者不能入場，恐世界再無有爲宗教如是熱心者。晚間開會，自八點半至十二點，每次以十二人爲演講員，其中勞工，農人，文學界，宗教界，均有，大眾皆靜默傾聽，不過忽而鼓掌，忽而反對，雖有赤警在旁監視，然表決之際，大多數仍贊成國教。一次，有政府之代表 *Г. Г. Г. Г.* 在座，彼從前曾爲教會首領，如今代表布政府，演講蘇維埃政策，衆人喊叫不服，彼暗行逃去，恐衆怒難犯也。

反對教會之失敗 依我之見解，俄之迪克推多，反對教會之運動，完全失敗，其關係之大，不久速要顯露。教會日下雖然中立，一方不表示反對蘇維埃制度，一方仍維持宗教之道德，然而畢竟具有一種抵抗破壞基督教之能力，不

過如今安心等候時機，因其經受五年以來之嚴酷試驗，今日得民衆信抑，比從前帝國時代，博得許多好感。教會從前聯絡帝國，作政府奴隸人民之奴僕，損失教會之光榮；如今甚至一般不信基督教之人，均言，教會前途，足可作鞏固國家復興與釋放之機也。

俄人有非常之天才，於世之感力爲功不小，吾想其偉大之力，正在將來，蓋爲目下尙有缺欠，欲國家興盛，但於個性之意志，與民國之精神，均屬幼稚，然而不能不希望於基督教前途，將大有貢獻，如是欲組一精神圓滿之團，必先保持一鞏固有力之教會也。

第七章 馬克斯思主義產生威嚇主義

馬克思主義之原則，『願一切歸爲國有，社會主義政府，』此各國社會黨所公認者，在前幾章已略陳述，布黨於非常短促時間，將全國傾覆，且使一百五十萬萬人民，同陷於饑荒之域。本章則表示馬克思主義，適促成階級之爭，以

一齊罷工，爲直接之利器，而蘇俄則用此主義，演成威嚇主義，而爲大流血之慘劇，想自有文化歷史以來，無有若是其甚者也。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假德軍之暗助，潛行回國，德政府殊未料及其後釀成絕大危險，而爲騷動全國之偉物。及其入俄，則用嚴厲手段，行其殘暴，亦實施鐵血手段於一級一級之中。馬克思乃德籍之猶太人，曾學習帝國政務，而願實施於民國。

列寧不是一謙抑之人，然而常謂，我辦事方法，乃得自一比我更大之偉人。如是布黨主義，不由列寧發起，彼不過作一代表，實行馬克思主義。其經與道由馬克思撰就，而列寧則有二十厚冊之註釋，原著僅爲二冊，一爲『資本主義』一爲『共產宣言』，而布黨將言論見於實行者，實符合馬克思之教授，不願差之毫釐。然而歐州大陸之社會學者，咸斥責列寧不順馬克思主義，其實列寧是奉行維謹。馬與列寧均是煽惑民衆之政客，而同認必出以專制，皆誹笑民國主義爲不當，不認國會爲人民之代表。且同謂勞動界之上必有一迪克

推多，二人均誹毀道德之人，均爲唯物主義，利用時機，深信必出嚴厲手段，以達其目的也。一八四八年馬克思與巴琨開比賽之大會，在廣衆之前，馬自己誇美之言曰，『我之共產黨承認我爲其主，我有分付，立刻遵行，若命其殺爾巴琨，必立刻照辦也。』在當日馬克思不過一句話言，而今日列寧成爲事實，實行殺人，演出大流血之慘劇，將一百七十萬人致之死地，且多爲國中天才之民，凡敢有抗逆者，毫不顧惜。自共產主義行，人民因飢饉死者，有二十萬萬。馬克思是一猶太人拉比之子，彼未親眼目覩，其道大行於世，倘馬能活至今日，目覩其主義實現於俄，吾不知其仍贊成其主義否耶。

馬克思感力與其手段 馬之資本主義，於普世大著感力，已作普世社會主義之導師，然其書得有如是感力，殊堪寄異。試讀其書，言辭意思，沉悶之極，與回經古爾阿尼有相類之無味。但歐洲勞動首領，多尊視而珍重之，回人能讀回經，而共產黨人能自始至終讀馬克思書者，少之又少，蓋書之意義沉晦，令

人不耐卒讀，平常人又不能讀，並非道深，乃故意隱匿，不欲一語道破，正如一田鼠在田中行，自尋賞其意味也。其意亦雅不欲求人人共喻，要在教練少數黨人，組成一有權力之機關。倘經一語揭穿，意義聊復爾爾，且是糊塗，一望無餘，易言之，令人張目一讀，便唾棄不取也。

然則馬克思主義何以風行全歐而普及世界乎，其感力如此之大，真令我無從索解。歐之社會學者，雖不能透徹馬之主義，然猶得其神似，與其手段，以狡猾之原則，陰謀之感力，侵入一切政務之中。其特色名辭，如共產，勞動，經濟國有，社會政會，均成爲國際社會之言語，其重要條件有三，以唯物眼光，解釋歷史，一也，重視國有，不重個人，二也，攻毀國之階級，三也，此三者進入勞農之腦府，甚至不屬其黨者，亦認一致罷工爲可行之事，卽守舊之人，亦間或受此感力之影響焉。

唯物論之可懼 旣言馬克思主義，風行一世矣，然而其主義之性質，亦殊可

懼之至，試觀於蘇俄今日之勞農，失其舊有之德性，實受奴隸之束縛，因黨人以唯物眼光，壞去安分之性質，而受經濟國有之迷惑，馬之唯物論，確將世之勞農破產也。舊日之社會主義，有種感力使人心向善，有救濟社會困難之希望，但自馬克思論出世，將歐州社會改變，均趨向唯物之說，舊日之道德觀念完全掃地矣。並且起一利用時機思想，蓋古人以大體爲重，而今人不惜爲養小體而失其肩背也。名人諾若爾有一言曰：『果能成善，不惜以不善手段出之。』而馬克思比較尤爲凶狠，因其目的不善，手段亦不善也，不惜殺人以成功。誠以馬之主義，不是令人得平等，乃使一階級與另一階級奮鬪，仍以武力專制權管轄國家也。觀於馬克思主義，於近今五十年中，將舊日社會如何破壞，而喪失原有之精神，蓋可知矣。蓋從前僅爲一種空論，未曾見諸實行，已有如是之害，自從試驗實行於俄，即可顯明其關係，有如何之大弊也。法之大社會家洛果斯曾受馬克思之感力，嘗在大公會演說馬克思主義，然而彼終不

願見諸實行，例如其成婚由神父行禮，其女入天主教讀書，是也。再有英之社會家海德曼自稱馬克思之私淑弟子，而海仍爲守舊之人，在歐戰時，曾有愛國之表示。質言之，空論者空論，實行者實行也。

馬之第一原則實行於俄其效如何。乘俄紛亂之際，馬克思之道侵入其中，無權可以阻止。然俄人力田者佔居大半，有太古之風範，大概守舊，主義亦不甚堅定，因而歷年以來，屢次有革命主義，而且國民又素具容易受感之熱情。再則於歐戰期內，勞動界忽增若大權利，革命者又起而慫恿，推翻皇權，馬克思主義得以乘機施行其間，實地試驗，終於其成效如何也。噫，爲時不久，現出種種可怖狀態，或知其關係是可惡而令人引避者。更見出俄之革命比歷史上一切革命特有凶險，法之革命時際，雖發生流血慘殺，然事後有悔心，布黨不然，絕無憐惜後悔之意，自己明知所行，實是一非常之凶事，而仍凶殺如故。且幾成殺人之專科；有法哲學士之言曰：『普魯斯之武力，有科學之野蠻』馬

克思主義，可謂科學上之威嚇主義矣。

觀於布黨之威嚇主義，非常嚴厲，使人恐怖之極，將全國變爲瘋狂之人，真無以名人民之狀況，如中風狂走，不知所屆。法國從前革命，亦嘗殺人過多，然不過一時盛怒之下，怒消則殺事寢止，而布黨不然，乃由一種計畫，故意出此。布黨將一百五十萬文人，從其冷峭之頭腦，有意置之死地，更將城內名人，傳來爲質，以後該城有敢傷害布黨之人者，則將爲質之人，一概殺之，此乃布黨破天荒之唯一道義也。再是布黨之祕密裁判所，名曰『其卡，Cheka』乃用一種暗探手段，窺伺人之動作，使人無所抵防，有次殺一暗探，事後殺八百人爲之抵償，此蘇俄政府所自承，非出於我造謠之詆誣，似此嚴酷手段，施行過數次，意在威嚇人民，知所警惕，不敢再犯。我想握權之迪克推多，深明人情，能辦大政，何以獨取用殺止殺方法，威嚇人民而濫殺也。計自蘇維埃政府成立至一九二三年，所殺有一統計之紀錄，主教二十八，神父一千二百十九，大學教

員六千，醫生九千，武官五萬四千，兵士二十六萬，警察七萬，地主一萬二千九百五十，博士，律師，文人，三十五萬五千二百五十，工人十九萬三千二百九十，農人八十一萬五千一百。比較言之，律師文人爲多，主教爲少，蓋爲殺主教則多惹人民之怒，或引起一地方宗教之怒，羣起反抗。如一九一八年布黨要闖入一大禮拜堂，堂外有十萬人圍繞，以致終不能進入，爲此彼等對於殺教會之人，格外小心處理也。猶記十一月前，布黨殺一主教，主教本爲波蘭人，倘爲俄人，則不敢下此辣手，其宣佈罪狀謂：『爲報復波蘭政府惹我之仇。』云云，故有幾次凶殺事，亦曾加以審量，如果見殺之惹不起如何危險，則絕無憐憫顧惜之心。依我所見，布黨如是殘殺，實開世界一特別現狀。觀於祕密裁判所之所爲，其忍心害理，可謂臻於古今來世間唯一可惡者之絕頂矣。雖然英之革命，殺一皇帝，法國革命，殺魯伊十六，然均經過一法庭，予以辯護之餘地，而布黨直派一下級屠手，進入人家搜殺，余有俄友，素爲醫士，已臥病不起，捕者

竟以鐵面將病者致死。噫，如是之慘屠，翻閱歷史，乃自古所不有者也。顧或者謂，蘇俄之凶狼，是從歐戰以還，養成無有人道之心。余意殊不謂然，他國亦同一經過大戰之苦，然絕未將人心變爲凶惡，有事亦表示凶辣，或特別有以致之，不得不然，而布黨不是如此，或本來不是惡者，或善人亦作凶手。布黨中有多少猶太人，大肆淫威，然我敢言其作威不是因其爲猶太人，乃因其信守馬克思主義也，猶太本來不是一凶頑種族，而此等人已自絕於猶太，甘心作此。列寧曾有一宣言，『不怕俄人滅滅，只要剩有十分之一，忠心作一共產黨人，蘇俄則大功成矣。』

第八章 布黨之教育擱淺

余將整裝來俄之時，曾晤歐洲大博士 President Masaryk 有一度接談，博士久負盛名，已作書一冊，論蘇俄之革命，作目下歐洲政務之大著。於贈別告余曰，『欲知蘇俄問題指歸之如何，當看蘇維埃之教育。』因此余來俄之日，輒

注意其教育之狀況亦親歷幾處學校，有時不願我參觀一切，然就觀察所見，已足令我評斷其如何也。

蘇維埃迪克推多制初行之日，原想設立規模宏大之教育，破除人民愚頑，預備美善教課，使通國人受教。且強迫教育，不僅兒童，甚至勞動工人，每日可有兩小時讀書，以直到五十歲，始可免課。更頒發布黨主義之書於通國之中，用以給養人才，一如給肉糜供養人身也。政府派 Maxim Gorki 計畫設一藏書樓，搜集各國古今書籍，此種行作，令人贊成之至。又開蘇維埃各學校，意在使主義發達由學校入手，收效必大，以爲老人或多成見，少年子弟早受培養，可養成布黨有用之材也。

嗚呼，惜其一切善意，無有成功，以布黨眼光，帝國教育不善，受人指斥，因其未能教育全國人民，不識字者極多。及蘇維埃政府成立，權力不謂不大，歷時已七年之久，然而教育成績，比帝國時代反多退步，想其憑權藉力，令出惟行，何

以終必承認其力亦有所不及，手段終亦無用。其不及之第一原因，缺少教習，舊日文士或殺死，或餓死，更或懼其反對新政，故一時難得教材。再則，經濟困難，有錢先充國內國外運動宣傳之經費，以俄地嚴寒，燃料不足，而又枵腹難堪，飢寒交迫之苦子弟，焉能安心求學也。

惟其如此，政府漸已失去熱心，教育無法進步，經濟本非不充，惟因用無用之官吏太多，如能挹彼注茲，或尙可支持，卻又不然。教育部長，司教育全權，然亦不過尸位，人謂其多注意跳舞女子，不注意飢寒學生也，因此將其撤職，易一婦人，作教育部長，彼又多威嚇反對布黨主義之人，比較發達教育尤爲著重。或有人謂，二人既不稱職，莫如派陸軍部長 Trotsky 改充教育部長，此人能力偉大，成效必有可觀，彼亦有言『教育不振，蘇維埃政府終難存在，』然而爲畏收效之難，彼亦未允接充斯職也。

對於教育之第一難關，是自上而下，爲缺乏大學教才，上無大學，下級學校愈

感困難，此乃公例。視蘇俄教育報告，大學比帝國時代爲多，然而實立者少，如莫斯科設大學六，此外有勞農大校亦多，然而此等大學，不過僅有其名，以成立大學，必設備完全，實際言之，無有大學程度，所教授者，僅爲政府之需要，未及籌備其餘。如一九一九年，專科教習極少，或被殺，或開缺，或自行去國。卽有留國之教材，均政府所不聘者，因其多反對現行之新學制，或卽緘口無聲。而大學校舍，更殘廢不整，科目設備不全，總爲經費困難，亦一大原因。余曾歷覽俄之舊日大學，比較今日所到之大學，如今之化學科，革命學生不爲不多，而試驗室太舊，僅具雛形，不成事體。剖解科，屍體不少，而顯微鏡不足。動物科，教習極意搜集，想如英設備一大院，然而經費不充，難得標本，其夫人正考驗猴之心理，竭盡所能，此二教習，令我至今未能忘懷，以誠心樂意盡其職務也。余又至一藏書樓，書籍無多，閱書人亦寡，典守人告余曰：『人心絕望，或忙於作工餬口，無暇及此。』余之觀察，人多願實習化學與政務交際二科，其餘若世

界文字科，古文，無人過問，東亞文或有人考求，想爲政府出外運動。將舊日學科，多廢除不用，目下國無法律，不認有神，故無需有法政與神學之必要。更視哲學爲無物，歷史則盡唯物史觀，有教授贈我幾冊新史，最堪觸目者，將歷史上政務之興衰，視隨小麥爲轉移，而多賴多暴，關係於人心獨偉大也，如是舊日史學家，自然在擯斥之列矣。

新校教習多猶太人，大學教義，皆勞動主義。教習之子，入學校難，木匠之子入學校易，新教育家之特色，標示勞力工作與勞心工作，二者相輔而行，此乃各國社會所公認可者，且謂其教授乃循托爾斯泰之教授法，余曾與托氏之女會晤幾次，未敢將此意，質實是否其先君子之意，余不問彼亦不言，恐發生意外危險。然而在一九〇五年，余嘗館於托氏之家，余深知托氏若存，必反對布黨主義。余敢質言，蘇維埃如此竊用其教授名義，必奮怒而痛絕者也。且按余所見所知者，蘇維埃教育，完全不是托氏之意，况有若干新法，不許余觀其效

果，不允余參觀，益令我生疑，想如此教育試驗，必無若何成功。

我如此決定，新法教育之試驗，或太早計，然大概言之，均不興旺。按其官府報告，到校人數，約爲記名者四分之一，畢業者更少，因一般學者不願讀書，願學投機事業與政務運動。於一九二〇年，街頭販賣違禁物之犯案，皆屬孩童，犯社會之刑章者，亦是童子。一九一八年孩童犯案八千起，一八一九年一萬起，孩童如此犯罪，其教育道德之衰落，實亦可怖之至矣。

第九章 學校爲布爾施維克之養成所

余未得參觀勞工大學，而僅到四個中校，四校均規模具備，而實行其試驗，誠爲特色。初到之校，校長爲一猶太少年，薪金不足自給，又兼大學之算數教員，彼將其校之新教育，坦白表示於我，校中之口頭禪，以自由爲主旨，然而此過分自由，乃法國革命所不及料者，一家父子，地位迥異，父受高壓專制，子則風狂自由，紊亂不堪，據謂，彼乃效德國學制，又謂中學仿行英國學制，而與英有

別，蘇俄之中學，男女同校，此校男女生共一百五十人。余又到一中校，有六百人，參觀所見，男女生往來亂走，體育場，臥室，甬路，均是自由行止。旋一見小女子堅臥在牀，狀至灰念，校長問其爲何如此，彼緘口不答，似避生客不願明告者。男女之交際公開，師生間亦毫無拘束，學校之功課不重，觀其所開示之功課時間表，上午授課二小時，三小時則隨意，下午實習手工，或可入外廠工作。余聽其授課二次，一爲德文班，全班用一課本，據謂課本過於昂貴，力不能備辦。一爲體育班，一團男生體操，而一團女生旁觀。

各校皆有自治會，如同蘇維埃之一小民國，其特點爲師生公開會議，商議校務。余參觀自治會辦事有四次，一次爲審判會，審一生竊陳列所蘋果案，認爲重罪，一致表決開除。校長代爲辯護，開除失之過嚴，竊果比之竊麵包，厥罪爲輕，且本校開除，難入他校，將終身負此污名，不如再經一次審查，及經過二次推審，完全恕之。似此反復，一則太過，一則不及，正表示其自治會毫無主旨，無

判決力無辦法也。我赴校之日，天氣甚好，學生多快愉。我最奇異學生均有個人自然的表現，觀其言語，演說，皆有自然之妙，如是，其教育或成與否，而已可養成煽動社會人才，懲罰學生謊言等，由自治會辦理，至於學生懶惰，或是教法不善，不足動聽，或生性懶惰，非自治會所過問也。

至於男女生愛性問題，是否守規，據謂，因受社會公共道德之迫壓，或政務之關係，性之愛戀，化爲純潔，故不成問題。言雖如此，余嘗訪問有名之婦女，伊謂有朋友告伊，一產科院八月中，有一百多前來生產者，均隣近之女學生，足徵校中性之德道，流弊匪淺。至於宗教，蘇維埃學校，絕不容基督教之存在，必先承認無神，方可入校，且隨在各校必立無神會，爲不可缺少之物。教育有二大要務，一作暗探家，一作煽動家，從前提及一生，嘗爲赴禮拜堂被除，今仍在校，蓋其母以買新鞋要之，以故其咎應由母負責也。

一日，余到一師範學校，校長告謂『全國學校，均來參觀，受本校特別之感力，

校址，爲舊日貴族之堡壘，夏天有三閱月之停課，使學生居留此間，以便試驗農科實習。』校距莫斯科爲三十六里，舊主人爲入俄籍之義大利茶業富翁，房舍如今已殘破不堪，故作農科實驗場。在此受教育之學生，較在其本處學習爲優，但不知蘇俄栽培學生，不必爲農科，而要其作運動宣傳主義之人，勞農中多一學者，卽加一份勢力，而傳播其主義於農界之中，各校均作如是預備，在他國子女求學，爲謀其職業良圖，而蘇俄之各校，謀政務之宣傳爲亟也。在游歷中所見，有一事如魅在心，使我永不忘懷者，卽在莫斯科之展覽會場所遇者是。場中見有鄉農子弟三五輩，自遠方而來，特意看會以擴眼光，而有教師導之同來，我想正如一小羣羊，被狼引導，會場特備列寧共產之博覽室，牆上掛有大畫，列舉革命歷史之大事功，並有革命偉人之像片，此室每次人爲之滿，有人主講，歷述迪克推多之事功，並講馬克思主義之樂利，試想一般幼稚子弟，心中受如是誘惑，經此震盪，其心未有不亂者也。

從此起一緊要問題，研究蘇俄者，不能不加上注意。似此無數童年子弟，領受共產主義，畢竟能深入俄人之心否耶。我所見之童子，多呈露憂鬱之面色，深爲若輩擔憂不已，以爲值此年齡，卽受布黨之教育，對於將來當有若何影響耶。布黨所起大變亂問題，此爲第一，家庭之遺產，人視爲要物，而布黨所遺者僅此而止，其壞兒童德性，將如何之大。從反面言之，布黨則以爲其啓迪引導之功，乃非常重要，將造成人類上一種新式。果其如此，深願上帝救助全俄，與歐洲大陸，與普世界，使此一代人與其子孫，不受布黨唯物種子之毒害，以其種因，乃教人自殺，殺人，永遠施行馬克思主義階級爭鬪也。

第十章 布黨如何指導世界革命

余不願讀此書者，錯認布黨盡以武力威嚇，而成其功，此外更有特長。其革命精神，具有魔術的強烈意志，進行拓展其政務之手腕。質言之，有過人之腦力，非常之方法，恐列國政務家，不及蘇俄政府聰明之半也。如外交部長 Cicerin

專心辦其職務，自晚間十點至清晨六點，通宵在公，彼本來是一善士，竟爲他人利用之工具。宣傳部長 *Radek* 本爲波蘭人，曾代表出席第三國際會議，此人非常譎詐，雖對波蘭表示忠心，其實則要傾覆宗邦。口才出衆，痛詆資本政府，並誇美世界將全起革命。此乃彼對於美之雕刻家爲彼雕像時所親言者。所以我敢言，若非有道德與政務領袖人才出而救國，則此等人，將竊取而久之，以若輩實有非常天才，殊衆個性，用數人宣傳，將鐵血主義，滿佈深入全國人之心，試觀於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大權全握於此三五輩人之手，至今不廢，是明證也。

觀於歐洲報紙對蘇俄之論點，尙有不了解之謬誤，如論 *Trotsky* 之陸軍組織，此論顯有不合，因布黨無組織本能，組織云者，乃謀建設，布黨純是破壞，例如破壞舊教育，而自己無有善後之力，破壞舊實業，而却無有建設之維持，其最有力之赤軍，亦非由組織之本能而成，乃遭逢時際，年歲饑荒，人爲救死，羣

趨從軍，如其謂成軍由於召兵之長官，寧謂出於荒歲之天助，故余斷定彼等無建設之謀也。

但是，我特別有稱譽之點，是蘇俄執政者之天才，運動力大，煽動力尤大，舉世無可比倫。如 Trotsky, Tinoviev, Radek 三猶太人，實蘇俄政府之主腦，其運動，其陰險，其煽動，在歐洲歷史中，非常之三人也。所以於本章與下章，略表其運動之如何。

余有非常之機會，不僅今次赴俄親目所見，亦曾經三年之久，游歷立陶宛，波蘭，與 Tchechoslovakia，亦到德國，並英之蘇革蘭，追隨躡蹤布黨之人，傳播破壞主義者。余見彼等足跡所到，各事煽動，願世界將來全起革命。有他人多欲發抉布黨某某作爲，我看不如推求其媮克推多施行運動之辦法，更可明透其計劃，所用手腕，實陰險之至，人不注意，必墮其術中，以致危險之實現。蘇俄制開始之表面，爲熱誠傳播布爾施維克主義之運動，其亦或自信將來有一

大同，然不能不先予世界一番破壞。噫，爲此種運動，每日有人必問，何處有革命，何處有勞工反抗政府，甚至遇一英人，必詢之曰，貴國何時革命。以明智自負之俄人，亦想英國不久當起革命，我聽其言，似受有迷惑，因鑒於德之共產黨，幾乎攬得普魯斯之大權也。

但是，目下蘇俄政府，其眼光較爲莊重，知世界目今不至發生革命，亦知其運動難有實功，然而不能放手，必繼續進行者，乃爲保持其自己意見。再是，已發展如是運動，不能管束，不能收回，且亦不敢後退，蓋恐一經失敗，命則不保，公理一如利刃，在其頭上旋轉，卽直投死地，亦須向前而行也。在東方亦作類此之宣傳，以煽動爲大要問題，欲引起全世之革命。在其本國，不僅用劇場影戲，作傳播之具，亦利用學校，爲製造傳播人才之養成所。而廸克推多自己總攝文書，報章，雜誌，之全權，一出其專制之下，各色報紙，必得同志一致，行同一之步驟。又利用軍式體操，示威游行，表示其主義鞏固，有可法可行之威嚴，如是，

不僅激勵人民發起熱心，亦並欲使駐俄之各地公使，有所震驚蘇俄政府聲勢之大，其陸軍儼有普魯斯之兵力也。

復次，蘇俄開一勞農展覽會，竭國庫之財，強開此會，明知無有若何利益，然而唯一目的，爲惹動無數勞農，前來參觀，使彼等知政府行作之成績，亦或有不
少農人，來自飢寒之鄉村，此行不易，而仍願一赴上京，以擴眼界。英之勞工黨亦派人來俄，參與會事，藉以觀察勞農俄之狀況，而布黨則大事誇耀，詡英人如何表示同情。此外，任有何國客人來俄，布黨則有同一之誇張。例如余到俄之日，同時，有英國美國幾團游歷之人，噫，各種官報大事鼓吹，揭載外人如何歡喜蘇俄，殊不知盡是謾言，言我爲英之科學家，特意來考察蘇俄之組織，並如何贊成布爾施維克主義云云，我不是一科學家，無有一句贊成蘇俄之言，不錯，有記者一次前來見我，詢問意見，我爲逃避此難，則謂初到觀光，無有若何意見之貢獻，蓋不願開罪政府，斥其有何不合也。

論蘇維埃運動之方法，實是一種毒藥，用美國與俄前帝國方劑配製而成者。其方爲用兩派人，一爲俄籍之猶太人，曾學過美國黃報之運動，猛進，善詞令，好握手。一爲暗探，潛行辦事，不令人見其手段，此等人或曾作過帝國走狗，如今則隸屬蘇俄政府下也。

宣傳公開之方法 蘇俄極力仿效美國 *United States* 黃報，公開宣傳，意爲指導政府，激動民衆，其方法尤爲靈巧。多用動人心目之名辭，如勞農，共產，打倒資本主義等。又作幾種畫報，爲召致惹動人之同情，亦伶俐，亦巧妙，恐美人遠不及其妙肖也，如能知蘇俄暗中運動與宣傳之耗費，比其全國教育之費，殆尤過之，其宣傳公開方法綦多，不過略舉一二，以概其餘，雖其國之運輸，車輛缺乏，百感不便，而宣傳運動職員，隨地得開專車。印刷出版，爲民衆所備之書，成本過昂，以致人不能置備，然爲雕鏤印版，製造五采炫目之大廣告，則不惜鉅資，爲令人觸目驚心，卽不識字者，一見亦可明曉其意，又印成許多畫片，表揚推

崇列寧之事功，爲傳佈民中，期人共喻也。

反對英國之謊言 迪克推多製造許多謊言，反對英國，亦將此類之言，不但對內宣傳，對東西各國亦復如是，對波蘭尤甚。其採用方法，係迎合人之心理，如對印度、波斯、阿弗干、土耳其之回民，則謂，迪克推多是受阿拉所遣派，拯救爾等脫離英國之軛。對本國勞工，則謂援助爾等解脫資本家之網羅。對英之社會家，則宣傳社會皆受帝國主義之害。其措詞最妙，有英之屬邦議員之某英人，遊歷俄國，頗受其感動，認爲有理。反面言之，其對美之資本家，則謂，如肯惠而助我，我則予一維持，而有特許權之專利。似此反覆其手，實非出於道義，無非利用時機。對英人維持和平家，則多方宣傳，阻害和平者爲軍國主義，然而對本黨狂熱之人，則謂當爲布爾施維克主義奮鬪而捨生。平時最誹笑民兵之無用，而自己又組極大之國軍。列寧曾有一次對外國新聞記者言，非有外資援助，我國不能善後，但是對另一英人則言，俄國能發明製造電氣事業

爲世界第一大國。其衛生部長向新聞記者，表示國之善意，謂衛生部僅存桂拿數斤，實爲英國封鎖海口，藥無由入，因此深感困難。其實桂拿多由德國製造，陸路而來，且德與俄已二年復好，實無封鎖口岸，掩飾本國不買，託詞謊言，有如是者。

余游覽莫斯科之時，觀察財政部欲維持國之紙幣，行市不致大跌，仍願十盧布足抵一鎊，則有典守國庫之官，引余同一外賓參觀國庫，啓其財庫，炫示其燦燦之黃金，纍纍充盈，一似紙幣有實幣可以維持。噫，余識破此不過欺人之幻術，然有數國公使，信蘇俄有實力維持其金融也。

本章再提舉幾件具體之事，表示布黨宣傳之手段，下章則略陳述其如此運動，已煽動全歐，有非常之成功。然有特殊之色采，爲反對英國，最可注意者，其施行主義方法，抱定專一方針，不偏離左右。爲要成就其主義普及世界。他國政見，或有左右，時相矛盾，然而布黨不然，頗有震動全球之勢，如巴庫大會，東

方代表有一千八百人，到會人員，傾聽布黨主義之演講，各代表舉起刀子，永誓與高壓之政府爲敵。在下章述說我隨布黨到蘇革蘭觀察如何施行其運動手腕，如何騷動人民心理。不只近東，在遠東，如印度，埃及，中國，均受其影響。深望觀本書者，能受一感觸，開通心理，洞知布黨不是威嚇主義，不是空論，而實有其大毒害也。

第十一章 傳揚聖戰反對英國

前章略述蘇維埃對於不識字之階級，加意傳播其主義，不僅對內如此，對外亦復如此。其本國民或易受其煽動，而他國之民不然，不易受煽動之害。爲此，布黨施行運動，格外熱誠猛進。蘇俄之政客，輒指斥英法干預俄之內政，俄之要求，僅讓俄人自理其內政，語似近是，其實於大戰方畢之時，英法曾有意助之自立，而於近今三年中，絕不曾絲毫之干涉，彼蘇俄之政客詭辯，爲何誣隣邦出以控告也。

余將此種情形告語布黨，布黨不認，反用一種不實之分辨，自護其短，謂『出而運動，乃共產黨所爲，政府不問聽之而已。』此種辯護，任誰不信，而其黨各處煽動世界，乃人所共見，不能否認者。

革命之運動 凡蘇維埃駐各國之公使館，皆布黨運動革命之策源地，大半在歐州之俄使館，駐人不止數十，均有美麗之大府，如法國俄使，住有大屋，且在都城最繁華之地。在倫敦 *Kingsin* 亦賃巨室，駐有多人。甚至一人有數種名片。在立陶宛京城，俄使署爲第一美麗，瓦薩城亦然。此各使館實作其革命運動之機關部，人員雖多，且極忙迫。用費豐裕，備極闊綽。余在瓦薩時，曾與俄使加拉罕 即今駐中國之大使 接洽，請一赴俄之護照，彼不即允許，向其索取關於蘇俄政務參攷之書，給有百餘種，並有若干大廣告，回到蘇革蘭陳列一起，若一小博物院焉。

布爾施維克主義之原則 或謂布黨革命，從暗密手段成功，由於國際團體

暗密之計劃，如猶太團是其顯例，然余不敢信此言爲真，布黨雖是暗密之事，不過作惡事，不願公然暴露。進行手段，或是暗密，而其政策，明明傳揚，故不能謂其行動爲暗密計劃也。其主義爲一種陰謀，爲歷史上最大之陰謀，而其明顯事蹟，是極大之凶暴。考其所發出之原刊物，最顯明最緊要者，其原則爲使世界有極大之革命也。故其暴行不僅是明顯，其凶暴在世界已有成功。以下余要表陳蘇維埃手段六年之經過，雖略爲陳述，然足可表其行作，對於文明各國政府之險狀。對英爲尤甚，以其注意破壞英國也。

英法聯盟國，對外之政策手腕，比較言之，不如蘇俄對外之政策，因聯盟國對外政策，前後時有更易，此蓋爲內閣外交，不時易人，則意見各不從同。英如此法亦如此，例如，英之首相與外交長，各有各之主張，一二人主張反德，或一人主張親德等。反言之，蘇俄政策自始至今，主張一致，爲此，聯盟國時有不適當或矛盾之作爲，而蘇維埃政府動作較爲順適也。

蘇維埃視英爲大敵專意對英。於一九一七年，布黨開始運動世界革命，有人從東方入手，有人從西方入手，故對東對西，各有其戰略，是其目的爲一，而手段有二，對東爲騷動英之屬邦，對西爲搖動各國政府。開始宣傳之日，在東方一帶反對者少，頗見順利而興盛，俄人本有東方民族之脾性，有東方民族之心理，以故對東方人似有專門學識，容易激起東方人之同情熱。對於印度，阿弗干，埃及，能一致喚起表示同意，反對英國，其所生之關係，非常之大。在一九二〇與二一年，此二年中，蘇俄化所到之地，大有成效，羣起反抗英人，對各地之回人言，英國爲爾之大敵人，英人要滅爾土耳其，對埃及，波斯，阿弗干，印度，叙利亞等地，均作如是言，以故引起之擾亂不少。在中國亦用各種方法，激動人心。

蘇俄與土耳其聯盟 從前俄之帝國時代，土爲俄之大敵，而蘇俄與之聯盟引爲同謀，因爲不與土爲同盟，蘇俄目的不易成功。爲謀自己便利，與土攜手，

實具深遠之眼光，收非常之效果。第一助土破壞希臘，土若不得蘇俄之助，何以在小亞西亞，如此得勝之易。第二，蘇俄滅亞美尼亞，自有歷史以來，未有如蘇俄待亞美尼亞人之無道之大罪者，以亞美尼亞多年以來，受俄之保護，二種民族本有相親之點，而亞之所以滅國，實由於亞人外交副長加拉罕與 *Cherif* 彼二人以涼血將祖國破滅。第三，土俄聯盟，助土國復興政權。於一九二〇年，在巴庫開全東大會，由列寧城迪克推多爲會長，作狂熱之演說，激動各代表羣舉刀子，永誓與英爲仇。首先贊成者爲名人 *Enver*，彼爲回教全體代表。

迪克推多之演說，破壞英權，爲先從其殖民地入手，在印度應排斥英貨，摧殘其資本權，演說已畢，羣起指斥英人爲人類之大敵，爲回教之大仇。及大會將畢，公約具一保證書，實行其所表決者，第一蘇俄之宣傳部長 *Radek* 署名。第二匈加利之屠伯 *Bela Kun* 署名。未由列寧城之迪克推多 *Zinoviev* 署名。

公約有三千五百字之長，繙譯爲東方各國文字，廣爲散佈，似此宣傳，非常靈巧，令人容易受惑。試略述其大要如下：

布爾施維克所言英之政策 『自歐戰終止以後，大英爲唯一勝利國。亦願實施其半世界主人翁之手段，如今復醞釀以後大戰之目的，而侵佔亞洲全土，直至東方全屬於英而後已。』

『東方之諸民，知英待印度爲如何乎，直將印度無數之農人與勞工，變爲負重之牛馬，印度勞農收穫之所獲，大部份供之英政府，餘留者不足自給，以致每年有幾萬萬人飢餓而死。……印度人不得與英人共桌而餐，不得同房而居，不得在一火車間同坐，不得進一學校同學。在英人眼光，印人均是一般負重之動物，在反抗之村，滿有橫屍倒地，懾於官府之威，只得膝行而前，對此高壓主人，強逼人舐其韃根。』

『東方人民，知英待土耳其爲如何情形乎，英人將君士坦丁城之各學校，改

爲駐軍營壘，又不許土人學校，用本國語言教授，又禁止土人出報章雜誌，監獄中填滿愛國之人。」

『東方人民，知英待波斯爲如何乎，英之資本家，首先逼壓反對國王之農人，而後劇烈的懲罰無數勞工。』

『東方人民知英待帕勒斯聽之情形乎，英人爲討入英籍猶太富人之喜悅，則強迫或盜賣居猶太地之阿拉伯回人之土地，然又不願惹阿拉伯人之怒，則又從中挑撥反對回國殖民之猶太人。英人如此雙方撥弄，在異族中散播使人相恨相怨之種子，引起相反相殘之糾紛時，以便入手，容易施其壓制。』

『英待埃及如何，噫，將埃及人壓至死地，比古之法老，其殘酷爲尤甚焉。法老曾暴待許多奴隸民族，爲造金字塔，死人無算。』

『英待中國如何，英與日本引爲同謀，欲將中國偌大山河，變爲英之屬土，將四百萬萬人民，變爲自己之便利品，則用鴉片毒迷人之胃腸。』

『英對高麗如何，按高麗爲古來文化美麗之一故國，英將其交於日本資本家，人民感受無量痛苦，如同以火刀置於人民之上。』

『東方之民族乎，由如是之高壓，破壞，困苦，愚拙，築成英國帝國資本豐富鞏固之基址。』

『夫以遠東之各民族，據有各處大地，有豐富生產，本可謀安全，享人類生存之幸福，其出品不僅自給，且可供給世界一切人民之需求者。此外如土耳其，波斯，人爲受英人迫壓，有離去其國者。』

『英在歐洲施行其資本，尤嫌狹小，必又拓殖其勢力於東方，欲得新土地，新苦力，一入其掌握者，必失去人格之權利。故英國之資本家以遠東全地，爲其勝利地。』

『英在遠東如是佈置開闢其前途之路，故我大聲疾呼，爾有衆要起立，自保自衛爾之生命。』

『英爲最大食肉之鳥，其翼已展，回教諸邦全在其翼下，近今更進一步，攫在爪中。』

『印度人爾其速起，爲何蜷伏地下，飢餓而死。』

『土耳其勞工爾其猛醒，何必任強者飲爾之血，直至於盡。』

『起，起，反抗大英帝國，人類之大敵。』

『勸有衆起立，反抗歐洲資本主義，卽航海遠行，謀求新地攫取金錢者。』

以上是約略的敘述蘇俄迪克推多指斥英人之言，然而彼絕不言如何復興土耳其政權，如何破滅亞美尼亞，亦不言其如何騷動世界，如何挑撥令人不安，祇以片面的機詐之巧言，行其欺人之術。夫布黨巧則巧矣，其如眼光不對，何欲破壞英國自東方入手，實一大謬誤，因英倫國本不搖，不能傾覆英之邦家也。

第十二章 布爾施維克主義在歐洲之血跡

前章表蘇維埃政府在遠東如何引起反英之計畫，本章則言其在歐洲之血跡。一近波羅的海之諸國。二美國。三中歐洲。四英國。五德國。六波蘭。

一，近波羅的海諸國 此間有數小國，於俄之革命時代，與俄脫離而得自主。如立陶宛，勒特，愛沙尼亞，人或想蘇俄當即奪回此數國之權，因有里加與勒佛爾兩大海口城故。惟以目下蘇俄海軍，已毀滅無餘，本無需此，蘇俄要佔領此二海口城，不過爲貯藏前皇寶藏之所，又用此二城爲歐洲布黨總會之區。彼二小國本不願蘇俄如是佔此二城，然勢出無奈，祇可聽蘇維埃政府自由處置，用爲全歐運動宣傳大會中央之地。蓋蘇維埃政府之意，以爲俄之革命成功，近海之數小國自然歸服，與俄聯絡，故暫不攫取，聽其保持現狀。

二，美國 蘇俄聯絡近海諸國，無有成功可言，則運動美國，然而在美更難有功，於一九一八年，布黨利用美國一時經濟困難，欲挑撥美人起一內亂，因而幾處實有罷工之事，罷工風潮，幾佈滿美之大陸。但蘇俄駐美之運動者計劃

不足，未能周備，殊未料及美人重秩序，愛平和，國人行爲，素取博大主義，不留意小事，一旦覺悟布黨欲宣傳一種主義，騷動其國，於是全體一致，破除布黨，政府雷厲風行，對布黨運動之人，出以高壓手段，不捕之入獄，即逐之出境，爲時不久，布黨在美之宣傳運動，無形消滅矣。

三、中歐洲 布黨在美之運動完全失敗，一如在保羅的海隣邦，無功可言，其中歐之義大利，開始頗有效果，然而以後有穆沙里尼 *Mussolini* 與黑衣黨起而救國，不久，將布黨計劃破壞，無立足之餘地。惟有在芬蘭，匈加利，巴維也拉，布黨主義，大告成功，在此三國京城，黨人行爲可惡之至，殺死許多無辜之人。此三國已實行蘇俄革命之步驟，事事仿效，如出一轍，殘民以逞，亦有狂熱之人，直如中風，更聯絡一般無賴匪徒，正徵明其與蘇俄爲同調，故有同一之現狀也。三國皆有『勞工神聖』之宣言，張貼牆壁之大廣告，一如莫斯科，不過易爲其本國文字而已。任匈京之屠伯畢拉昆，其慘酷行爲，實可羞可惡之

極。巴維也拉京城，亦復類是，良民被殺者多。人見布黨主義在中歐興盛，羣爲之心酸。

雖則如此，然而蘇俄計劃，仍有未周，以巴維也拉，匈加利，芬蘭，終不能作蘇俄之同謀。其最大原因，以此三小國，均爲農國，本地人民，不願受共產制支配，羣起反抗，以故起先紅黨之恐怖，不久變爲白黨之恐怖，在前紅黨如何對待人者，而後白黨亦仿照其法報復紅黨，目下三國均持抵抗主義，速速成立民軍，欲將布黨悉行逐而除之矣，民軍之主義志在救國，保護人民不受布爾施維克主義之危險。大抵與義大利之黑衣黨抱同一宗旨，以黑衣黨志在衛護國體，不受赤化革命之破裂也。

四、英國蘇革蘭 布黨在中歐失敗，亦嘗用心運動英之蘇革蘭，按布黨眼光，英自大戰之後，政務與社會均有不穩之現象，物品房價，日日加昂，各種實業又現彫敝，對外貿易失去不少，失業之人太多，以致人心惶惶，處此種情形之

下，布黨欲利用時機，引起一極大之騷動。再是，英之實業資本，有集中狀態，按馬克思之說，此等國最易引起共產之反動。爲此在蘇革蘭西鄙，蘇俄之廸克推多作爲中央運動之地，對於勞工想其速速爆裂。自一九一九至二十一年蘇革蘭西鄙勞工，與莫斯科之布黨，多有秘密結合。我曾用心考察其情形，亦嘗與共產黨領袖，在四大城中召一會集，公開談判，余手中有一九一九與二〇年共產黨幾次召集第三國際大會紀錄之印刷物。在一九二〇年莫斯科大會，有二十四篇演稿，均是英代表所講者，其中英人加拉車 Callacher 爲重要人物，爲勞動領袖，起初加之主張比列寧，尤爲嚴厲，意見微有不同，加君不願共產黨加入勞動黨，以若輩膽量爲不足恃，列寧不以爲然，以爲在英應與勞動聯絡一致，加入勞動隊，感力尤大，得以在其中指揮一切，不然，如僅由少數人在外自成一黨助喊，正於事無濟也。一加入其中，可作全團導引，作全團之醅，漸使其漲發焉。

一九二五年夏天勞動黨大會通過不准共產黨人任會中職員案譯者附記

然而列寧與其蘇革蘭之同志，未有成功，未有效果，因為蘇革蘭西鄙不穩之現狀，在一九二〇年未到爆發之地步。據當時眼光，多有可爆發之材料，而共產黨運動未能成功，不過虛張聲勢，提出某某項之要求而已。雖然如此，而蘇維埃政府不作如是觀，以為如今已下爆裂種子，以後必要生長，而且反對資本主義之營壘，已鞏固成立，在下議院之議員，有不少工黨之代表也。

五、德國共產主義 共產黨在德如何，亦欲利用時機，大事宣傳。德國在大戰之後，最大之困難為紙幣破產，工人失業，又有俄之難民，流寓者極多，法人又佔魯爾之地，似此現象，均可引起騷動。本國共產黨乘機活動之美機。且於近來五年中，秘密受莫斯科布黨之引導，乃人所共知者，所有幾次暴動，全由布黨為導線，而一切運動費，悉由蘇俄政府供給之。

但德政府應付布黨有特別之困難，以政府採用手段，不僅未明透布黨之用意，且亦自身含有危險，一則因國之經濟陷於絕境，若不留心，即為莫斯科黨

人利用之具。一則政府藉用布黨方法，將本國階級不穩之狀況，威嚇他國，此不過一種欺人之手段，其實政府自身不穩，多藉社會黨之勢力，故亦不敢積極的用高壓手段對付活動之黨人也。再則，從前爲時不久，德與俄在 *Brast Litovsk* 立一公約，以德之希望，想在蘇俄能作一大貿易，其時德之外交部長 *Rathenau* 乃一極大電汽公司之主人，締結此約，一方爲國謀幸福，一方爲己謀便利也。

柏林與莫斯科 在混淆糾紛之中，甚至以德國守舊之政府，不敢公然與蘇俄政府斷絕交往，德之外交長，頗傾向布爾施維克政策而有贊成。一九一七年德之駐俄公使，在莫斯科被殘忍之殺害，按之常識，德必大示抗議，而竟不敢出此，並且繼任之公使，贊成蘇俄迪克推多之舉動。德如此政策，似出於狡詐，而非出於真意，乃勢逼出此，因德國之危急，不敢與蘇俄斷絕邦交者，實由於本國內有不少阻力也。

六、波蘭 目下之波蘭，實作蘇俄布爾施維克之阻障物，而隔離德之共產與蘇俄聯絡之便利。英美政治眼光，起初或不注意於此，法人早有見識，故與波蘭親善。今年德加入萬國聯盟大會而俄之陸軍長認爲於蘇俄不利再則波蘭之農人，均抱堅定主義，以故蘇俄

政府，不敢輕視。益以維爾賽 *Verailles* 和約成立，公保波蘭爲獨立國，在當

時公保其獨立，殊未料及關係有如是之大。所以如今之貴族巴爾福有公然之演說，言「保護有鞏固之波蘭，方可保持歐洲之平安，此乃余所敢言而深信服者。」目下歐人統認保波蘭之鞏固，乃國際交涉之一種政策。似此政策，正惹動蘇俄政府，視波蘭爲其唯一之障物，必破壞之而後快。波蘭在西方，英在東亞，於俄有同一之不利也。於是蘇俄散佈無數謊言，傳之歐洲，傳之普世，甚至良善政治家，亦有人懷疑波蘭爲可怖可惡之一毒物。其實不然，此種欺人之語，爲效不過暫時，不久，人咸知波蘭實作歐洲平安之大保障也。

蘇維埃政府造如許謊言，危害波蘭，更多方引動波人之怒氣，乃暗中嗾使波

人罷工，復挑撥波之鄰邦，羣起與波人反對。總爲故意惹起交涉，以便與波尋釁，因而於一九二〇年蘇俄與波蘭交戰，彼此宣佈，罪由首戎負責，或者波蘭似爲理屈，然亦由蘇俄政府以狡詐手段致其出此者，及戰事開動，蘇俄兵直薄波蘭都城之下，當時英國政府有工黨內閣，不願反對蘇俄，對波蘭加以援手，波蘭真是危急之至。然而波人一鼓作氣，終於戰勝俄兵，逐而去之，強迫蘇俄政府簽字於里加條約。噫，想此次波蘭之勝，實作救援歐洲保安公約，倘若蘇俄戰勝波蘭，吾恐蘇維埃之布黨主義，早散佈於比利士等地，一往無阻矣。當斯時也，波蘭之危險脫過，然而新危險難保不隨時發生，因爲東歐形勢，十分不穩。保安公約，亦不過維持現狀，蘇俄如見有機可乘，自可與波尋釁而動，但余敢保波蘭必不願向蘇俄挑戰也。然而蘇俄之態度，實不能不令人生疑，觀其陸軍總長楚拉司及目下之演說，與以前之雄心毫不改易，猶發氣餒萬丈之大言曰：『勞農軍可到德國，力助吾同志造成革命，波蘭果敢反抗者，吾

軍可踐踏其尸而通過之，所以波不吾與，終必以戰力，強其歸服也。』蘇俄政府具如是眼光，誠然不錯，彼等亦認清德國革命不成，蘇俄政府不能常保。然蘇俄欲助德革命，必假道波蘭，而俄之陸軍長，如今爲何敢出此大言，乃鑒於波蘭新政府，亦感受許多困難，所以余深望波政府靜心忍耐，如一開釁，不僅害及波蘭，恐全歐受累，因爲目下全歐情形，一如法之大革命以前時代，一髮之危，能牽動全身也。

第十三章 蘇俄布黨主義與英之勞働黨

我英之勞働黨馬克多那爾作內相不及一年，在其任內，多發抒蘇俄政策，爲使英人明白布黨主義，不過多對同黨演說，大半由於其黨內之急進派激之使然。按布黨主義與社會積極主義，頗有相同而不盡同，同主張路，鑛，銀行，公，司，歸爲國有，同信階級爭鬪，亦同以經濟說解釋歷史，是蓋一同受馬克思學說之感力者也。然而蘇俄實行試驗，未見成功，反現出至可悲慘之失敗，前幾

章已略言之，因其違反經濟之常道，並反對人類根本之要義，譬如一種毒藥，少用服食，不見其害，或可補益，多食則致人於死，蘇俄盡量食此毒物，其就死地而失敗，理當如是也。我不知他國一再嘗試，其致死與否，然而我切切勸誡各國人士，鑒於前車之覆，勿再蹈此轍也。

蘇俄之失敗坐國有主義。目今蘇俄，尚有多人不認其失敗，覺悟布爾施維克之不合，反將其失敗歸過於前皇帝制之不善，此乃明明欺人之語。據吾觀察所見，蘇俄之失敗，全由於改變或廢除一切舊法，另起爐竈，而強人以不可行不願行之新法，更將國之人才殺滅以盡，噫，出此手段，行其政策，其失敗不足爲奇，乃自作之孽，不可逃避者。

一、前俄帝制專制之害，實爲一不善之政府，盡人而知之，其關係歐州前途之局，早爲人所共見。然而俄民飢餓而死，非因專制與歐戰，使其如此，攷俄收穫之統計，戰後比戰前較少百分之六，爲數不大，似不足計較，大半因爲青年赴

戰而死，有以致之。如果正式切實核計，或比戰前爲多，再則專制與大戰，未破壞通商，未破壞實業，例如他國戰後均能保持舊狀，何以俄國即因大戰傾覆，他國商業，比之俄國錯雜結合繁重之極，蘇俄又爲一農國，復興尤當迅速，然而實受布黨國有主義之阻礙，非去此阻力，實無復興之希望。故蘇俄之破壞，非如英內相馬君所言，乃坐國有之故，因此其通商事業，從根本上失敗。再是其官樣之冗員太多，正如蝗蟲，食盡所有，而階級爭鬪，殺人如麻，似此，布爾施維克可惡之信條，將俄之國魂，壓碎而沉沒之矣。

二，我敢決言非滅除布黨主義，俄國不能復興，英工黨內相馬君言，英俄通商，可以援助復興俄國，並與我國失業工人以復興之機，正是一絀繆之見，眼光不對，實如鼓吹一種假冒之補藥。我敢斷言目下通商爲計太早，因丁此時際，蘇俄無通商之可能，彼救死不暇，焉有餘錢購他國貨品，布黨嘗延請外邦游俄人十，故意炫耀其所有，然不過虛飾之外表，而內容真象，本非如此，余將赴

蘇俄之前，其陸軍長曾於大會前有一次之演說，偶不經心，流露蘇維埃經濟上之窘狀，其言實可驚駭，其言載之公報曰：『國有之實業，賠累過鉅，因出品之價，遠勝於物品之市價。』又有一段，言『實業之製造廠，用人過多，如按工廠實例計核，當有百分之百，不過僅出百分之十七，因工人偷閑，並無正式登冊簿記，被偷竊之貨物太多，如此不善之作爲，實破壞共產之德性。』又有一段，言『現在各種實業與通商情形，比之去年今日，不能不斷定窮困尤甚。實業工廠，全賴國家預算之供給，而預算之供給，全出之農人。』再有經濟部長在此大會，亦有同樣之演說，言辭尤爲警闢。言『目下經濟狀況，據我所感覺所觀察者，陸軍總長之言，猶有未詳未盡，其實失敗，尙不止此。一九二一年吾國製造品之產額最小，在一九二二、二三年不過加上百分之十，按目今統計，實業賠墊二十二萬萬金鎊。』由此可推斷布黨主義，將全國資本全歸國有，其不至破產不止也。

此外，據經濟官報所聲明者，更可駭人聽聞，言各種實業工廠，有非關閉不可者，一九二二年正月，國有工廠九八五八，至五月則僅有五四三八廠。至一九二三年之七月，大織布廠關閉二十一處，迄八月又關閉二十八處，因此則有二萬三千無業之工人，如是，蘇俄尙有何實業之可言乎。

據官報所言，蘇俄實業已臻破產危境，或有人建議與破產之俄通商，可助之恢復，此言近似。不知由忠誠破產者可與通商，由狡詐破產者不可與通商，破產已臻腐爛不堪收拾，或破產不承認舊債者尤不可與之通商。總之，目前與蘇俄交際，實不可恃。如時機來到，則通商誠兩國之利也。

第十四章 布爾施維克主義之帝國與其奴隸之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黨乘機得握大權，普世均仰望其爲維持和平之政府，並因勢利導，致世界太平。首先與德言和，標示和平，俄人聞之色喜，因正困於苦戰之下，如釋重負也。又宣言共產，農人更心醉顏開，以爲土地可歸我有也。

直至如今，他國之共產同志，均抱反對武力主義與帝國主義之政府，故布黨黨人之宣言，『吾等一時不能達到共產之程度，實受聯盟國之阻礙，蘇維埃之組織赤軍，不僅爲自衛，亦要推翻世之資本家，』似此謔言，係有心欺世，故其運動半出說謊，想迷亂歐人觀念，我敢言蘇維埃政府其武力主義比之帝國時代尤爲嚴厲，此乃布黨之心理之目的，由其作爲，是顯而易見者，因爲近六年以來，蘇維埃制處處有侵掠主義之進行也。

勢力論 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初，戰事在所不免，此本無足致怪，然而有許多戰爭，係由決心自己開之，爲其根本主義，恃勢力爲後盾，並順此目的，進攻隣近之各處。故今之蘇俄民國，實一進攻之帝國，不僅對內，對外亦復如是。與大英帝國迥不相同，雖蘇俄對人宣傳，英爲世上第一大帝國，其實英有帝國之名，而行平民共和政體，由多數領土，聯爲大帝國之名，而任各地有自由權也。在蘇俄未成立之前，先組一臨時政府，將舊日帝國推倒，設臨時政府能存至

今日，亦或能任各界之隣地自主，如烏克蘭一邦，地大物博，人民優秀，曾有獨立自主之表示，如俄之臨時政府存在，當可如願。其他大地，如亞洲之西比利亞，各地方，本可有獨立自立之狀態，且於一九一七之春，俄東界之各邦，曾有獨立之要求，當時蘇俄政府，不能不允其請求。不但如此，當蘇俄與德在布勒斯特開會之時，列寧楚拉司及與德爭論，言小國當有獨立權，乃曾不幾時，前曾向人爭者，竟食前言，將小邦之地，全收爲自己屬下，比之帝國時代，管轄尤酷。內政取分部制度，與偵察主義，較帝制手段，更爲嚴厲，蓋前朝帝制雖嚴，猶有發達文化之理想，而布爾施維克無所謂理想，只有一目的，將其權勢施及全球也。至攷求蘇俄爲何如此，有幾方面迫之使然，一則經濟困難，政務分部冗員過多，然而必要供以飲食。一則黨人攬權，起初願得多人入黨，而後則受強制，一一予以位置。一則赤軍過盛，赤軍二百萬，不能同駐莫斯科一城，僅刑殺人民，此區區者不足辦理，因而必派往邊界爲戍軍，佔領一域，然而陸軍部

不發給養，令其因地爲糧，由人民供其用費，故蘇俄今日之實業，以造兵唯一發達也，抑何不思一草一飯，均民脂民膏血汗得來者，其於國容或有利，然病民甚矣。

余不能詳爲斷定此諸方面之強迫，各爲如何，然可就大局推斷，由此迫壓，以致蘇俄不能不作一專制之帝國，使其自治自由之希望，全行消滅，比之前朝帝制，高壓爲多，例如南鄙之佑治亞，Azerbaijan 克里米亞，庫板，亞美尼亞，土耳其斯坦，烏克蘭，均遭悲慘之迫壓，民不聊生，處於恐怖威嚇之下也。

不認人民有自決主義，蘇俄對土耳其斯坦，以最殘酷之手段，克服其地，按土耳其斯坦，地大物博，本能自立作一大國，以從前俄皇戰勝其地佔而有之，乃俄帝國最後侵佔之區，中亞洲一部極沃饒之邦，各樣土產，無一不備，產棉最富，全俄棉花，取給於此，俄皇帝國崩倒，土人思乘機獨立自主，然而蘇俄爲貪此一段美土，決不肯聽其自主，雖國難孔亟，邊疆多故，內患外爭交紛之

際，猶定意遣派大軍，一般虎狼兵士如入無人之境，肆意蹂躪，赤軍作爲，乃有史以來，極醜惡之大罪，屠殺以逞，佔有其地，此乃各國所共見共知者也。茲就其中最確實，不可非難之見證，節錄一段，其人爲奧國醫士，名韓維廉，素爲中立派，並不反對蘇俄，彼曾在土耳其斯坦之京城塔什干，被蘇俄俘囚有五年之久，大有機會，攷察當地情況，以蘇維埃強迫其作一赤軍也。茲乃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一年前後二者之比較，其言曰：『余初至塔什干，爲一九一六年。城之美麗，如天然之花園，街市新整，樓房修潔，各樣電車氣車，往來如織，婦女修飾，最競新式，人民生活，不亞歐市，其陳列之繁盛，儼然一小巴利也。此以前之景况，今則成爲一死城，滿目荒涼，街市不修，污穢徧地，前之美麗，概不復見，城之大肆，改爲蘇維埃局所，旅館，咖啡館，均閉門歇業，行人絕少，電車不開，路燈不燃，名之曰死亡城，可謂的當。蓋爲白軍赤軍之爭，唯此城最爲劇烈，彼等誓不相讓一步，所有樹木，悉行斫伐，豎爲防柵，每逢路口築有炮台，甚至外

國公使，如丹國、瑞典、荷蘭，均受囚辱。當時恐怖情形，達於極點，摧殘狀況，不堪形容。故直到今日，不能恢復原狀，幾變爲荒蕪之場，完全爲赤俄運動之機關部，爲宣傳遠東一帶，反對英國也。』

『從前土耳其斯坦，爲產棉最盛之地，目下僅種麥子，爲多得收入，充補人民之飢餓。蘇俄貪心未已，如今又與布卡拉、基發、二小邦戰鬪，將前之肥沃土地，不變爲戰場，不殘壞爲荆棘不止也。果有善良政府，發達此一大沃壤，產棉無窮，果樹繁盛，金、銀、鐵、石油，無一不備，而蘇維埃一意摧殘其地，實不堪作一良善之政府。』

塔什干爲陰謀之策源地，蘇俄之迪克推多，以塔什干城爲攻英之策源地，此城可謂居中亞洲之中央，從前居民有二十五萬。今仍引用韓維廉醫士之言，表示布黨運動之方法，韓之言曰：『蘇俄之運動家有鐵路專車，名曰『東區運動車』，裝璜非常，列車二十輛，曰辦公車，飯車，影戲車，外觀有特殊美麗，

五采繽紛，每到車站，真堪引人觸目驚心。其影戲部大半表演勞工與資本之奮鬪，更表演蘇維埃如何助回人脫離英人之手也。所到之處，各族人表示歡迎，如印度邊地，波斯，亞美尼亞等，運動員鼓其簧舌，用高言大話誇美，到處得人信仰。而運動員舉動軒昂，一如小王者，其如此作動，似寓有特別之意，蓋爲鼓動回人，非外示尊嚴榮耀，不足引起回民之敬仰也。易言之，其所以如此行作，爲迎合各族人民之心理。然而絕口不言共產之事，僅有一種口號，樂道而又常道者，『亞洲是亞洲人之亞洲，將一切外族驅而去之，起來，起來，速起，打倒高壓之英人，與之奮鬪。』似此到處鼓吹，亞美尼亞之一般鄉愚，一聽其言，心受感觸，或點頭稱是，因此革命運動，亦有其成功。因其不言共產，不過爲對各色人而予一迎合其心理之言，對症而藥之，喚得同情耳。於是每於所到之處，引動其人有革命獨立思想，然而布黨絕不告人彼對於其屬下得思獨立者，如何痛殺而捕滅之也。然亦有人因此運動，發起狂熱，如阿弗干王，派其外

交部大員，往莫斯科拜會列寧。布黨又派人由阿弗干之南，徧及印度邊境山僻之小部，大事宣傳布黨主義，於是在一九二〇年，有不少狂熱之印度人，遂起而反抗英人，發生糾紛矣。

布爾施維克對於高加索 Caucasus 之攻取，布黨以帝國政策攻取土耳其斯坦，亞美尼亞，亦用此手段對付高加索一帶諸小民國，余在一九〇五年曾遊歷高加索，有一月之淹留，將如今與從前所目覩者，互爲比較，高加索之南部，雅有引人興趣之特色，卽物產極豐，又爲歐洲人族發育之源。而亞拉亞特與厄爾布爾士二山之風景，有非常之秀麗，以故此地原有之文化，大可令人取法，俄之詩人，爲此二山寫照，徧於篇章，流人口頰，地靈者人傑，故多興自由之觀念，前朝雖帝制尊嚴，專制威重，猶不强奪此諸邦自由之權。今布黨待遇諸邦，應當繼續帝國寬容主義，然而爲貪其物產鑛產之豐，致行出刻薄攫奪之實，如巴庫之石油，定歸國有，破民有之舊制。且以高加索爲赤軍行動之

機關部，有一良港，名曰巴庫，可泊兵艦。有挨爾溫，與挨爾斯，爲天然鞏固之堡壘，一可控制土耳其，一可控制亞美尼亞。又有勒士特城，能防禦波斯，布黨爲貪此險要，即將高加索一帶獨立諸邦，如亞塞爾拜然，佐治亞，亞美尼亞，庫板，一一破滅，全歸蘇俄管轄，於一九一七年獨立情形，完全不復存在矣。布黨政策如此，可謂完全成功，如今此諸小邦，亦算太平，然而此等承平，乃先削平成，一曠野，而後自詡爲太平者也。

目下布黨內外均無戰爭，是太平徵象，然而如此太平，不能久保，因布黨主義，正如一渴血之鬼，強其爭戰，不使休息，終於與諸小邦，仍起戰事，如芬蘭，波蘭，等，均是。德人如不注意，吾恐蘇俄之共產黨，將助德之共產黨，佔有德國，引起西歐之大慘劇。

第十五章 布爾施維克主義與猶太

在本書內，此爲最難講之問題，即猶太人對於布爾施維克之如何。談舉此事，

正如剗人舊瘡令人分外難堪，但是俄久有此流膿之物，乃人所共知者，若言蘇俄政治，略而不及猶太人，於義終覺未盡，故我如今言及猶太人，不僅爲當然，亦正深深體諒猶太人在俄之難處也。夫猶太人在俄國之難關，爲多年來之問題，目下若不按實情揭明，將來必有危險，惟早行抉穿，或能於事有益，倘故意闕略，不肯直言，是與布黨有默認同謀之罪矣。但決不可以少數猶太人之罪，卽認猶太人一概有罪，更不可以少數人之罪，報復及多數人之身。目下造成布爾施維克滔天大罪者，爲三猶太人，在楚拉司及 *Trotsky, Radek, Zinoviev*。此三人之罪，誠不在小，如將其罪加諸猶太全族之身，不惟不公，且亦無用。猶太人倡導世界革命，僅此數人爲首領，而蘇維埃之革命，亦此三數人爲首領，然而三人之行作，已惹下全俄人烈火之奮怒，今雖迫以高壓，抑而不發，恐不久一發則如洪水淹沒大地，不可收拾，救彼一般無辜之猶太人，全遭波及也。余曾記三年以前，德之外交部，德籍之猶太人 *Rathenau* 對余有一

次接談，

不久被人暗殺

其言至今猶震余耳鼓，其言曰，『至可悲慘之大事，即全俄之

猶太人，將疼遭殺戮，乃有史以來唯一之慘劇，而無可避免者。』

猶太人得蘇俄首領之權，猶太人崛起而作蘇俄之領袖，且作布黨之黨魁，

似此，以三五極少數猶太人握蘇俄之全權，此人人所共知，不容否認者。如最要之外交部，除二俄人外，均猶太人，謂猶太人掌外交本無不可。猶太人楚拉司及組織赤軍，而自爲陸軍總長，謂猶太人掌陸軍亦謂恰合。而第三國際勞動大會，始終一切討論，由西奴委爾落迪克，二猶太人爲倡導，如是，第三國際大會，謂全由此二人司理可也。西奴委爾，亦爲列寧城之迪克推多。且作巴庫大會會長，永誓反對英國，故不能不謂蘇俄運動由彼爲首也。落迪克爲對外宣傳運動長，各國無不有其足跡，試稽攷匈加利，巴威之革命，均受其運動爲開始，即不能不定其爲俄國革命之主角矣。

不惟如此，而布爾施維克之凶慘大事，亦由若輩爲首領，此乃最可惜者。其最

大之陰險，爲釀成一恐怖時際，有四人最爲著名，一爲 Jankel Yourowski 在幽室殺死前俄皇之全家十一人，甚至最幼之少女，一併致死。一爲 Moses

Uritski 掌其卡，（卽祕密裁判所。）一爲匈牙利之屠伯畢拉昆。Bela Kun 一爲 Djerdjinski 掌偵察隊長。此四人，一波蘭人，三猶太人，所以按實際言之，可斷定猶太人爲蘇俄首領。然而正爲其如此，須有公正之評斷，分別宜清，卽不能認全猶太人均如此可惡也。

少數猶太人握世界革命之大權，我何必代全猶太人如此辯護，實有必需之理由，因爲歐洲有數國已認定世界革命之罪惡，當由全猶太人負責。然而須要辨清，有人持論，視布爾施維克主義，爲猶太族的一種陰謀，爲除滅歐洲基督教之文化。爲此余代爲剖白此論不爲適當，在本章余願揭明三五猶太人握蘇俄政務之權，是歷史上偶然例外之事。然而此正爲將來猶太人大慘戮之張本，以猶太人今日之布黨主義，卽前朝帝制政策之果報也。

猶太人與蘇俄之問題 在歐洲以前，猶太人有一種大規模之聯絡。統計猶太人在俄者，其數約五兆至八兆之譜，各城有其特別居留地，其人能識字讀書者，約爲百分之三十，四十，至百分之七十，論智識界之猶太人與俄人比較，猶太人正與全俄人數不相上下。可知受過教育之猶太人，雖不在多數，而亦在少半數，此爲最奇異之事。

猶太人在其居留地，仍不能十分自由，俄之政務部，得隨意處置，警察任情訛詐，因猶太人在律法外，不得律法保護故也。然而正爲如此，積成猶太人之怒，從幼卽養成革命之心，大戰前早蓄此志，故前朝政府，視猶太人爲可畏之險物，更以猶太人文化較高，而又具通商本能，國之財幣，多在其手掌握，俄政府爲保護自己利益計，已行過幾次逼迫，且加以殺戮。似此，猶太人不僅被擯於律法之外，而其革命乃出自帝國政府高壓之反動。再則，因猶太人散居各國，亦作一種國際之人，且與各國猶太革命者，多有聯絡，故俄革命之發動，此亦

不無相關。若在他國，如英法美等國，倘有革命，必由本國人爲首，然而俄國不然。俄之革命，必由猶太人爲首領而成者，以猶太人之腦力之組織之聯絡，均比俄人爲優越也。

如是，猶太人作蘇俄革命領袖，是無足怪者，因其有此等學識，但一得掌權，必行專制。蓋俄國無有其他政團，能勝此任，於是勢逼出此，蘇俄前途雖是不良，然尙不能產生別政府起而代之，易言之，去此一般猶太人，能否有他人擔此過渡政府，直接言之，目下是不能有者也。倘舊日貴族與文人，尙不曾殺滅，今之政府，亦無若輩地位，因其不肯與今之革命政府爲伍也。中級社會俄國素來特別缺少，而今若輩反對布黨尤甚。如是觀之，布黨政府非猶太人不辦，以除猶太人之外，俄人均反對革命，猶太人素有此遺傳，有此習尙，僅有彼等贊成馬克思主義，蓋此種主義，本由馬克思、拉薩爾，二猶太人發起者也。反對猶太有復發之狀態，如上所言，猶太人不能免避作蘇俄首領，並於歐

洲試行社會主義。然自另一方言之，彼一般受疼苦而愚拙之俄民，一定將俄之革命罪過饑荒疼苦，全歸於猶太種族之身。蓋感受疼苦而委過於人，乃人之常情，如是俄人所感受布黨之苦，全推於猶太人之肩，因此全俄與中歐，復發恨惡猶太人之反感，而俄之各級各界之聯絡，即因此成爲一種團結力也。農家恨猶太人破壞其農制，在革命之初，不少殺其地主，農人事後懊悔，亦願諉過於猶太人，思有以自解。教會視猶太人爲無神派，貴族視猶太人攫其財產，且以爲皇家之財，全爲猶太人乾沒，如是全俄視猶太人爲其公敵。即社會黨亦詆蘇俄不循社會主義，而斥今之革命爲破壞其事。甚至赤化之赤軍，亦反對猶太人。如是，果爆發報復之大日一到，起而見證猶太人之罪者，即自己之同黨之赤化者也。

凡遊歷蘇俄者，皆認隨地可見反對閃米特族（指猶太）激烈之怒氣，甚至受過教育之俄人，與仁慈之基督教，亦異口同聲，謂非殲滅猶太種，俄國不能

復興。我一聞此言，不寒而慄，真一窮凶極惡之慘事，萬不可作者，比之希律殺嬰尤爲可慘。一友人用猶太人殺俄皇全家之凶手所說之一語，答覆余曰：『斬草不如除根，』免得以後復生，故殲滅猶太人，以一次最爲痛快，免其爲俄國流膿之瘡，常時爲人之隱疼也。

有何法可消弭如此大慘劇。依我之見，蘇俄必有一日發現大慘劇，使普世人傷心落膽，尤其害及人類之文化。欲消弭此大慘劇，實爲國際重要問題，布爾施維克主義，正是一種熱病，不久必熱而自焚，決無常存之理。然而布黨主義日以消，而反對閃族之火日以熾，適如一大暴風將臨，中歐隨地，可發現此朕兆。如近來維也納大學，爲反對猶太生起一擾亂。在柏林之中市，焚燬猶太之商店。在匈加利京城，有猶太政務筵席大會，有人以炸藥全裂而毀之。試想在不大反對猶太之國，尙有如是現狀，在大示反對之俄，一旦爆發，其劇烈將如何，以反對閃族，已積成爲俄人之狂熱也。噫，無數之猶太人乎，其前途可畏

可懼，大慘劇之關係，在俄國成爲非常問題，並非一國所能決定，終必成爲國際問題，再不可漠然擱置，一如往昔，因於俄國報紙，不時披露發生戕害閃種之事，猶太人亦深自覺悟，故每月有數萬人出國，往中歐謀生者，時有所見，然似此救標補助，於大問題無甚裨益，蓋向列國移民，各國均抱反對閃米特族之心，無論何國，皆不願接受，美國固不許僑民入境，歐洲亦事同一例，惟回其本邦帕勒斯聽，然而早有人滿之患，亦不能容納此大多數之人民也。其必地大物博，人煙荒曠，如西比利亞之南部，亞洲之中部者，閒田尙多，望國際聯盟大會，及早協商辦理，庶可安集消弭閃族前途之大慘變也。

第十六章 猶太人於東歐之問題

在立陶宛，波蘭，烏克蘭，三處人民，其居處最有興致者，非土著之民，乃猶太族散居其中者也。亦可謂猶太國不在帕勒斯聽，而在歐洲之東半部。余嘗徧歷猶太人之居留地，乃別成一非常世界，殊不料歐洲仍有此種族。我曾親調查

立陶宛，波蘭，而知猶太人生活之繁雜，有其禮拜堂，劇場，希百來之土語報，愈知猶太人性質，尤其繁雜，愈惕然驚懼，看猶太族有不可解脫，不可捉摸之一悲慘劇要來也。

人恆謂猶太人有始終不變之根性，其實不然，據人種學者之言，猶太至少分爲六十派別，其彼此分界，割若鴻溝。種族，道德，政務，宗教，各不相同。在西之猶太族，其人多抱世界主義，以四海爲家，不限一地，生於德俄，不囿於德俄。如余認識生於德國之一猶太人，以後作倫敦某銀行書記，又作英下議院之守舊黨員，而終作美國經濟界之偉人，西方猶太人性質如是。而東方之猶太人不然，其人富有國家觀念，不願與別族往來，嚴於自守，極詆斥人之入英美籍爲不道德，西方猶太人，樂研究世界哲學，贊成進化，而有革命思想，故演成蘇俄革命之中堅。而東歐猶太族，則樂守舊俗，反對一切進步，維持古來遺傳，甚至薙鬚，整衣，猶遵古來之式樣，冠制守五百年前祖宗之舊，織料形式，一如古昔。

而西歐之猶太人，則不如是，常不信天啓論，而信自由理論，與祖宗遺傳之舊教，幾乎斷絕矣。反之，東部猶太人，信守舊教甚堅，對於宗教，絕不容他人參加意見，恪守猶太法規，於宗教禮節，不敢稍有疏越，仍以耶利華爲其絕對之理想，其羣中之拉比，實有非常之感力焉。

再有一綦大分別，西歐之猶太族，富有生財通商之本能，貿易發達，輒爲經濟界之主人翁。英國各城各鎮，每有其足跡而立商肆。東歐之猶太人不然，其生活程度，大半低微，試觀波蘭之猶太人，多食貧居陋，時形缺乏，而又居處過密，不合衛生，雖按其宗教，亦講衛生之道，然而居處隨地不潔，人身時生瘡疥，此種情形，不僅城市爲然，而鄉村亦復如是。余曾客居波蘭，館於一大地主之家，隣近猶太人之居，主人宅在花園之中，四望皆猶太農民鱗比之居舍，遠眺則一目幾里，有極大平原。猶太人在此平原大地，何以不稍爲析居，而講求愉樂。竟在一小村落，擁擠至有二千人之多，噫，卽此一斑，可窺全豹，而知到處猶太

人，均不外如此也。

如是分別猶太爲東西，似釐然清晰，然更有根本不同之二類。但自外人眼光視之，亦有相同之點，如猶太人支派性質極重，乃他國人所難知，而不甚注意者，因此在波蘭則開有清晰之表，其中又各分爲多派，如律法師，政務家，幾各爲一業，不相聞問，然而遇對外發生問題，則又聯絡一致，反對異邦。然從其居留地，即可徵明支派性質之重，與他國人不同也。或有人謂，居留地，乃基督教政府逼迫猶太人而起者，但有一特異之事，如強迫猶太人自撤其藩籬之見，隨意居住，彼等仍願聚族而居之，例如英美並無限制，任其居留，然而終不脫離蜂窠性質之習慣，樂於合羣相處也。

職此之由，不惟有支派性，亦有家族天性，以故猶太之家，似有膠固之堅，比之他族尤顯特色。正以其團體性樂於合羣接近，於事業上易於興盛。而最可注意之特點，其人皆嗜學問，甚至一般唯物學者，亦承認精神大於物質，理想勝

於勢力。在東方之猶太人，拉比與明經之人，身家雖貧，而在其人中之感力，比之富翁爲大，甚至富室之女，不以嫁寒士爲恥，因其愛才出於遺傳，以讀書明理者能任事，能勝大任也。如是猶太人多偏重於心理學之行動，無分東西，同有此趨向，惟居東歐者，以俄人缺乏文事智識，而一帶律法師，醫士，新聞記者，均歸猶太人之手。因此於一九一四年，俄定有新章，國立大學，限制猶太生，不得過百分之六或七，倘無此限定，想今莫斯科之律師，醫士，新聞記者，各等職業，將盡爲猶太人矣。

再者，猶太人無分東西，均有通商貿易之本能，歐東通商大權，幾全操於猶太人之手，彼等不爲生產者，多爲居間人，買遷有無。如波蘭京，一望而知猶太商佔其多數，由其守禮拜六之安息日，顯有分別也。而按法律基督教之安息日，亦強其停工，爲此多起爭論。猶太人則謂『爲何強我守基督教之安息，如此我等是有兩日休業也。』在烏克蘭亦有相同之情形。在歐戰開始之際，在此

一帶似現有階級之別，地主爲波蘭人，管理權屬俄人，而農業爲本土人，商業則全爲猶太人也。復次，東方猶太人，在帝國時代，不僅營律法所許之商業，且暗中經律法所禁之商，如收買紙幣，操縱金融，乃各國所禁，猶太人悍然爲之，試一往通都大邑，見蹀躞街頭，行蹤鬼祟，衣履無狀之猶太人，竟兜攬兌換各國金票，因此人名之曰『鬼市』，法律雖在所嚴禁，而禁者自禁，行者自行，因波蘭之巡警，薪俸太少，暗予以賄，便可掉頭不顧，或故意放行也。波蘭經濟充裕，國幣亦當流通無阻，然而時時發生危險，有恐惶不穩之狀，以猶太人在其中故爲操縱也。

第十七章 東歐猶太居留地危險之慘狀

猶太選民，經過歷史上不少之苦難，然或以現今歐洲爲最烈，在歐戰開始之際，全世界猶太族三分之一（約一千二百萬），尙住在俄國散居於居留之地，而處於法律禁止權下，不得自由。其唯一大災難，爲當歐戰時際，俄、德、波蘭，

以及布爾施維克諸軍，以烏克蘭大平原爲往返進退，行軍必經之地，猶太人真陷不幸之命運矣。再則，猶太人本有愛國之心，又處俄暴政之下，積不相能，由來已久，最不幸者，爲猶太族說德國土語，俄人認其爲黨德，作國之奸細，因而加以重戮，有兩千人受縊死之刑，有許多人被逐出境。

帝國破滅，猶太人脫離專制強權，然而又受支配，分屬於各小邦政權之下，將其原有之團體一致之結合，無形破裂，而作一新政團下之民族。歐美人於大戰之後，有一恆言，謂大戰之最獲勝利者，厥惟猶太人，乘機發財，或販運軍械，或輸運糧食，其經濟之力加大，同時其政權之力，亦因以加大。最顯著者，猶太人運動英國，將帕勒斯聽祖宗之地，自亞拉伯回人手中奪回，使地歸原主，作猶太政府。其地回人佔百分之八十，世之大教如希臘教，羅馬教，耶穌教等，均有關係，竟能如願以償，真一大幸事也。再是，英國爲內閣之印度部長，一猶太人，法部總長亦猶太人，以其才大，旋被派爲駐印度總督，此爲歷史上之創舉。

意之外交部長，德之外交部長，同爲猶太人。在維爾賽和平議會，猶太人之權力，實不在小，以猶太人具有運動天才，法之內相，美之總統，英之代表，意之代表，均聘有猶太人之顧問也。

但是勝利之際，卽成爲危急之際，因愈勝利愈顯露反對閃米底之現狀，蓋爲有許多人，將猶太人不應負之困難問題，亦加諸猶太族之身，謂均由其產生也。德國，波蘭，匈加利，三國經濟破產，馬克墮落，羣認爲因猶太人從中獲利，故意操縱，致其如此。拉丁有一恆言，『凡事物之敝，誰獲利者，誰負其責。』今之巴維亞，匈加利，與俄發生一恐怖時際，皆謂猶太人有以致之，故將一切不幸，統歸於猶太人之身。由此觀之，歐洲前途，反對猶太風潮，日見擴大。從前猶太人壟斷各國金融界，如今亦是其危機。匈加利，波蘭，羅馬尼亞，三國，各城居留之猶太人過勝，人認其有非常關係，不僅阻止社會進步，亦禁阻政務發達，各國社會家，攷求情形，覺有極可注意之事，則歷史上發達險狀，皆由此發生者。

也。

目下各國情形，多攻擊中等階級之民，勞働界痛罵之，政府則科以重稅，以致其不能聊生。殊不知中級之人，實爲社會中堅份子，俄國之敝，卽因缺少中級之民。以國家之固，多由中級人民而結合，而穩健，法國稱中級人爲第三階級，若一國僅上有貴族，下有勞働而缺少第三階級，其一國則不可收拾矣。該三國何以如是缺乏中級之人，良以中級事業，全入猶太人之掌握，遂致本地人無機會可謀發展，似此欲圖國之鞏固，第三階級爲必須有者，如中，英，美，三國中，第三階級最佔多數，倘中國缺乏此中階級，國早已不成國矣。波蘭，匈加利，羅馬尼亞，三國人目下識透此種情形，並且嗣後要竭力保存此第三階級，倘有法能使其人民作一中級之民，必可破壞猶太人把持權，若不能攻破此難關，恐三國人之生活，猶不易也。

有可引用之一段事實，足以徵明猶太民與此三國民，彼此競爭，關切若何深

鉅。如在一九一〇年之前後，波蘭之國家黨，曾發佈一種宣言，抵制猶太之貨。但此事發動之後，作首領之波蘭人，覺有危險，認爲時機太早。然而就波人之意見，以爲我僑用此手段對付猶太人，正猶太人昔日謀我之手段，本不爲刻薄，因爲猶太人常維持猶太經濟團之結合，如今波蘭人不過初次師其故智，卽引起二國國際上之糾紛，猶太以此攻擊波蘭，波蘭亦以此反唇攻擊猶太，經過此一番試驗，深覺有危險，懼爲此引起內亂，內亂一起，蘇俄卽加干涉。從此足徵猶太與各國之交涉，多有未善，但此非蘇俄人之過，亦非三國人之過，乃前朝帝國之過也。

如是，不僅發生經濟關係，又發生政務問題，亦從猶太人發生者，蓋波蘭人愛國之心，本不在猶太人之下，比較歐洲各國，或更懇摯，其愛國如何熱誠，從其所受難苦，自可約略揣摩而得之。例如近來一百三十年中，波蘭失去國際之尊號，疆土被俄德分佔，然而其愛國熱誠，時保存一理想之波蘭，時機一到，卽

思恢復，本初想依賴猶太人作臂助，然又或明或暗，時時顧慮猶太人爲其敵者，並非良助，一則覺猶太人仍帶有猶太之特性，二則猶太人時有親德之趨向。易言之，卽猶太人不甘心作波蘭人，最顯然者，切莫忽略駐波蘭之五百萬猶太人，百分之九五用 Yiddish 土語，人恆以爲此土語是希百來土音，參加以波蘭與德方言，其實非是，乃德之土音，參加以希百來與波蘭土音耳，游歷波蘭之南北，與人接談，當易辨之，茲不詳述。似此猶太人不用波蘭方言，而用自己土語，乃其自便，他人不得干涉，而猶太人出一奇異之要求，爲在波蘭學校，承認用 Yiddish 土音，爲通用之課本，此乃波蘭所決不願承認者，此舉行之任何國家，亦均所不甘承認者也。

再次之難題，爲宗教問題，近來二十年間，猶太人發人猶太殖民主義，欲使散居普天之下之猶太族，歸回本地，此舉恐不易成爲事實，蓋一則怕勒斯聽地面狹小，不能容下此多數之人，二則人不願回國，以猶太地土瘠苦，不能獲利

發財也。若按國體的或宗教的觀念而言，此種主義亦屬合理之恆事，然其中含有大不幸之故，即猶太人對於重新恢復之新波蘭，未予一充分之援助，而於新國之新主義，新宗教，又與其舊有之思想反對。因此惹起波蘭人反感，而深懼猶太殖民主義將於已不利，或且有害，若認猶太殖民主義之存在，是不啻承認國疆分裂，在波蘭國中另有一國體存在也，求之世界任何國中，均所不認可者。吾人一方不能不體諒猶太人寄居各國之艱難，動輒得咎，一方亦不可不觀察被猶太人旅食之國之難關，誠以猶太人每於所在之地，仍保有其舊日之宗教，又不能與本地居民，平安相處無猜也。

在東歐有更重要之問題，不可不論及者，即猶太人之時遭屠殺是。或焚或殺，慘無天日，俄皇專制之朝，近二十年中，乃恆有之舉，似此慘殺，報紙一經登載，英美輿論，羣恨惡反對俄人之作爲。然在波蘭，類此之事，誠屬罕有。或謂大戰以後，波蘭亦多行屠殺，以致引起普世非難之聲，但終非事實。今蘇俄乃猶太

人掌權，仍有焚殺猶太人村舍事，同類相殘，詎非太奇，而波蘭始終未有此舉也。然而爲何發生殺猶太人之傳聞，乃波蘭兵懼猶太人之布爾施維克主義，加以屠殺，但不可不辨波蘭人之慘殺，非爲其爲猶太人，乃爲其爲布爾施維克主義之人也。各國報界，痛詆波蘭暴虐猶太族，殊有未合。距今不久，波蘭政府曾請美國當局，派大員考察波蘭情形，美所派者，爲前任駐土耳其基之美公使，莫爾翰，此君作一調查員，才適足以勝任，因其大有著作，洞悉東方之情形。及莫君查考以後，宣稱人之痛詆波蘭逼迫猶太人，乃無稽之談，無徵之事。莫君在波蘭時，曾勸誡猶太族許多忠告，勸其作波蘭忠誠之良民，並警勸猶太報界，無論在波蘭，在他國，勿輕意散佈波蘭逼害猶太之謠言，挑撥惡感，若果如此，不惟害波蘭，亦適以自害也。

歐洲猶太殖民問題，我不能指陳如何解決，但已有人提出解決方法，依我見解，均含帶危險。吾恐俄國前途，解決方法，出於暴動之強權，卽在他處，亦未見

於適當之良策。或謂散處之猶太族，莫如隨在而國化，然此亦難行，以猶太人不易國化。職此之由，以致猶太殖民主義，格於不能解決，僅波蘭華沙一城之猶太人，蕞爾之怕勒斯聽，幾不能容下，似此，除西比里亞大地外，再無有他處，可施行其殖民方略耳。

我之診斷，如果確實無誤，猶太族前途，乃一大黑暗，惟斷定其如何。我僅有雙方調劑之一法，不僅對猶太，亦對列國，力勸彼此寬容，互相諒解。自古猶太人在別國常受逼迫，而波蘭予以特別權利，未嘗逼害。而猶太人應當知治國者亦有非常之難，最難者即如何解決猶太殖民問題，彼等決不可以爲政務一談及處理僑民，即認爲波蘭政府有意與己挑釁，與己敵對，因辦理國內難關，亦當國者之責任也。或有一偏於猶太者之言曰，『猶太人是波蘭之養氣，一時不可缺少者，』然而殊不知食養氣過勝，亦致人速死。總之，猶太殖民問題，爲波蘭之最難問題也。

余以上陳述之言，出自竭誠調查，絕不作左右袒，其或如是詳細分析，雖未必能喚起猶太人同情贊許，然而在余實爲猶太人良友，爲其鼓吹，表示美感，似此更有最後之貢言，作友誼忠告。猶太人之天才，非常優秀，其聰明，其恆心，其精神，其活潑，其周旋適宜，其應付得當，其毅力堅忍，均加人一等。然不能據此便以爲德性乃猶太人所獨有，而其不良之弊端，亦多與人同，容易惹起他國人之反感。歷年以來，有人逼迫猶太人，事屬誠然，然亦因其人討人厭惡，有以致之，余言及此，實出自好意，並不是有心非毀猶太，正爲杜漸預防，消弭前途之不幸也。

猶太報界，弊亦中於不聽友人忠告，如有一勸言，反羣起攻之，而認此爲反對猶太之作爲，猶太人肆意評論列國之短長，人有弱點，輒加指斥，猶太人優於爲此。反言之，如有人加己以評議，亦何憚而不受，以他人謀解決一難題，正爲求平安而進猶太於福利也。

第十八章 俄國教會之慘狀

斯拉夫族之馬薩利克，*Masaryk* 爲負盛名之政治學者。曾出一名著，謀解決斯拉夫族問題，他書無有出其右者。著中極力反對蘇俄對歷史之唯物觀念，尤其反對用化學觀念解人生歷史，彼極端贊成歷史從唯心而起，亦當以唯心解釋之，故欲明俄人之特性，非注意其宗教不能明也。布爾施維克之著作家 *Pokrowski* 其主張『俄國歷史之興衰，恆隨麩麥豐歉爲轉移』此亦近是。然而大部不是如此，余以爲俄之歷史，其緊要部分，由於宗教組織與宗教信條，按總理馬薩利克之名著中，有一要言，謂『創造俄之文化，以宗教爲第一機關，但宗教機關，不過普通天理一方面之顯著耳』。英歷史家吉本 *Gibbon* 不甚贊成宗教，然而仍主張政務當用宗教爲佐治之具，而爲不可缺少之物。易言之，卽濟助人之道德與政治，非宗教不爲功也。此言極可注意，是宗教對於國家，利多而害寡，亦卽國家之興衰，恆視宗教能否盡其職務爲轉移。

也。

最可惜者，對於俄之宗教，余不能不承認其未盡厥職，未能中道而成功，實爲不幸。然亦不當認教會應負全責，正以其受國家束縛，未得自由發展，以致國之一般文學界，羣視教會爲不足輕重之物，而演成今日之慘狀。在中世紀，教會感化力大，成功亦多，教會辦理政權，各族均受保護，蓋當時俄之國際，瀕於阡危。既恐回人闖入，佔領疆土，又防禦韃靼，侵其邊陲，教會實作一大保障，使國得以保存。在斯拉夫族之教條，有文字深表斯意，卽『正教』與『國家』二字同義。直至十七世紀，教會感力猶非常偉大，例如其時改換新朝，教會所舉之人，力足使之安居皇位，是一明證，卽前朝開國元祖，羅曼諾夫，爲教會教長之長子，此乃教會之唯一大勝利也。所可惜者，爲時不過百年，教會尊嚴之名譽，一落千丈，蓋爲以後教會與大彼得爭權，政權被大彼得奪去，教權亦並入其手，教長之職務，實行消滅，僅存虛名，別成一教會機關，名曰『神聖會議』。

『簡言之，教長職權，不復存在，而應許予教會以虛榮之事，遂訂立一種公約。噫，教會貪慕虛名，簽訂此無道德之公約，正如『以掃貪一杯紅豆羹，失掉長子名分也。』所立之約，即永久保護教會，然不宜舍去獨立實權，而受保護虛名。帝又予教會以逼迫禁阻他人新生教議之權，在當時教會，認爲得榮幸大事，非常欣悅，且亦施行此權，直至帝國崩滅之日，故對於天主教，或耶穌教不許其在俄有獨立之可能。總之，俄之教會，成爲政務一部。神聖會議，由皇帝派一親貴爲會長，主教不理教事，而降格理政務之事，遂致教法無形墜地矣。不惟如此，同時教會亦失卻感力，吾敢言再無其他教會，如俄教會爲人所漠視，而爲不足輕重之物者。會中有黑衣教派，高級職務由此派掌管，例不得娶妻，幾同皇家之奴隸。更有白衣教派，官府強其婚娶，而薪俸薄至不能自給，以致國人多輕賤之。噫，牧人如此，則羊羣自易失卻活潑之道心，而墮入悲慘之迷信。攷他國教士，不惟對平民多著化導之力，即貴如公使，亦屈尊受教。但在

俄國不然，政界學界，視教會如無物，故俄教會不能如英美教會，多產生名人。對文學界更無如何感力，爲此國家亦受大害，因爲文人輕視教會，漸漸多與之脫離，除一名人 Dostoiévski 外，餘多冷眼相加。卽素重宗教如託爾斯泰，亦於國教深致不滿。更有名人如 Vladimir Soloviov 者，富有宗教思想，然主張寧可聯絡天主教，蓋鑒於俄之教會，不足與之圖存也。

俄之國教無有感力，於革命時際，愈顯露其弱點。從前歐洲革命，必有教會參加，如英國十六世紀之革命，由清淨教派爲發動之原，法之革命，教會亦大有感力。反言之，俄國革命，教會無有感力，不過於革命之前，有教會中幾人，作無聊賴之擾亂耳。值革命之際，除總主教 Tikhon 一人外，教會不表示反抗，無有行動，毫無聲息，牧人與羣羊一同赴屠宰場，以致演成近今之大慘狀，有一百萬萬基督徒，無敵抗，不作聲，甘聽幾個猶太無神之人逼至死地，豈非世界一絕大奇事耶。而蘇俄首領，不僅以政務逼害教會，且痛詆宗教爲人民之鴉

片，毒人心靈，以其政策，即爲要捕滅教會之光也。

如是俄之教會，於歷史上最大危急之際，無有動作，即如自行宣告破產。與路得教會在大戰時際，毫無感力，有相同之情形。從此予研究宗教者，一非常之教訓，何則，即表示教會在歷史原則上，何爲生活，何爲死亡也。從前教會中之著作，多偏重於信條，教義，禮節，之區別，不多留心政教之關係，對於路得主義，喀勒芬主義，天主教義，希臘教義，多從教義神學之同異處，著想立說，然而此等分別，不過皮相之見，其最大之區別，在於德之路得主義，與俄之希臘教義，其關於人生進化者少，天主教義與喀勒芬主義，關於人生進化者多。故目下對於教會正當之區別，不必視其信條禮節爲如何，而當視其關於政務如何，蓋教會之正義，要在用基督之原則，保持固有精神獨立之權也。據此以觀，路得教與俄之國教，已將其獨立權交於國家，而天主教與喀勒芬派，大反對此舉，認定教會不受國家束縛，保守其精神獨立。按之基督教義，道德之說，乃各

會所同，而此會與彼會所不同者，乃在受國家約束與不受國家約束耳。要之欲教會有自由動作之權，必有基督精神，方可實現，否則不能實現也。

顧或者謂，俄之教會與天主教，其禮節教義，豈不多有相同乎，事屬誠然。然而俄國教會之魂，則大有不同者在，以俄之教會，嚴受國家束縛，而天主教不然，以爲教會可管束國家，國家不可管束教會，教會時標獨立之旗幟，不在政權之下。在理，亦可分辨路得派與喀勒芬派，在歷史原則上根本不同之點，卽在此也。在傳福音真義，二派本有相同觀念，亦同承認聖經爲其主權之機關，然而在於人生文化上之感力，則有顯然之不同，以二教之指歸有不同也。何則，路得派承認國家全權，甚至教牧由國家封立，而喀勒芬派認教會獨立，教牧由聖神派立，不受國家約束也。

反面言之，路得主義與俄教會，其組織法與教理，有所不同，其相同者爲對於政務感力，俱不見佳，因一同順受政府專制之義，故對於國民感力至微，蓋爲

二教之總主教，由皇帝兼之，政與教融，自不免發生紊亂，二教均承認誰爲王，誰卽是教，以王卽教會之主教也。再者，喀勒芬與天主教，根本有別，其組織與教法亦有不同，然而對於政務之關係則有相同之點，此乃一奇異之事。蓋自歷史眼光觀之，對於政務與道德方面，喀勒芬比較路得派，尤接近於天主教，因其俱本於精神獨立，與道德獨立也。其在中國時代，羅馬教政，反對大德意志全權之專制。卽在十九世紀，教皇職務，猶敢反對拿破侖與普魯斯之專制。而喀勒芬主義，亦同樣反對專制，而輔助民族之組織，故喀勒芬主義，與民主主義相近，如是喀勒芬民主之帝國主義，實作近來民國之先導，亦可言彼作歷史上之先例，於近百年之中，由喀勒芬教制，產出瑞士民國，蘇格蘭革命，克朗維爾革命，與法之南部民國，美之國民，從此可以斷定教會之體制如何，不僅關於政務，亦於其自身之興衰有關也。

第十九章 俄教會之前途

俄之教會，從前受皇帝約束，而提倡教會歸政府管轄之權，以致趨於政務與道德之衰弱。因此令俄民人格，亦連帶受害，於遇危急之際，不能應付大事。此於近今十餘年來，顯然易見者也。俄人本有許多令人敬慕之天才，然有易見之弱點，即缺乏意志之權，堅毅之力，而又多感情用事，故一遇磨鍊災難之日，力不足以擔任巨艱，只有順受聽天而已，此等現狀，於託爾斯泰之著作，及各小說中，均有自然之流露也。

俄人性格，顯有特殊弱點，或謂此種弱點，由於種族與質體而起者。或謂其染有亞洲人之血氣者。或謂由於經過興衰變化而起者。但據余個人意見，前說均屬不合，乃由於帝國政策，有以害之者也。蓋嘗稽考羅馬教與喀勒芬派，有完全獨立之教權，能應付一切，而又能導引人在公在私，均可有完全獨立之性格，此為教會本有之一種機能，以故此二教皆抱持競爭奮鬪進取之傾向也。反言之，俄之希臘正教不然，在國權覆翼之下，無進取之興趣，教會自身不

過屬於被動地位，僅守幾種順從與忍受之德，此乃其最顯著之弱點也。

當近今危急時際，就俄教會人之心理狀態，比較英法教會人之心理狀態，顯有不同。例如距今不久，余於某晚間，與一俄友談及現今俄教會所受苦難，倘使英法人感受及此，必忿而作色曰：布黨罪惡滔天，此種可恨可惡之事，不能再存，俄人何不羣起反抗。然而與我接談之友，其觀念與我不同，此友道心甚堅，彼謂：『布黨主義，必然存在，且希望其存在，因為從前國人，犯罪過於重多，必經受此種重刑，方可激動人心，一方文人不承認上帝，一方農民殺害地主，並偷竊主物，如今布黨不過予作惡者一種報應，所以反對布黨，即如反對天命。』但據英人眼光，不是如此，俄人罪孽，不是從正當教會之人來者，文人不肯信神之罪，或由於國教，因國教甘作國家奴隸，故也。如今在布爾施維克制下，所受苦難，乃完全償其罪債，從此苦難，望收唯一良好效果，即政教分離，在布黨想迫滅教會，不料正是釋放教會，脫離國家之束縛，布黨倡無神論，正令

人自由信仰，蓋自帝國崩滅，教會舊日之束縛，完全解放矣。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時際，正教派開一通國大會，通過第一案件，即恢復大彼得所褫奪總教長之職位，二百年來所喪失者，如今復還精神自由矣。

同時，恢復精神自由，亦恢復道德感力，以前教會在國權保護之下，致成爲停頓麻木氣象，自然不免分沾帝國專制不良之餘毒，惹人民之反對，凡維新之人，咸目教會爲公敵，因教會與國家，同是壓抑人民自由。然在當時國人所反對之點，教會毫不在意，以爲人民怒罵，儘可由他，我自有國家保護，若有新教議發生，教會可有權捕滅。然而今後之教會，必依賴其本然之價值，不在虛浮之外權，不能再依仗國權，逼害異己，與別派信道之人，其力全在於忠心信道之人，輔助其道也。

今日，雖有布黨與無神派之政策，要迫滅教會，然據我言之，比較帝國時代，教會地位，尤覺鞏固，因爲隨在發生復興之萌芽，如每有處開會，人必踴躍而往，

堂爲之滿，卽經受苦難，視爲如黃金經過火煉，必益加寶貴，不以爲苦，而一般文人，亦頓改其舊日漠視教會之態。足徵一恢復自由，卽引起國人完全之興趣，培植俄人根性，使有完全之獨立也。在歐洲常是教會保護民族，不致滅亡，而在俄國不然，不是教會扶持民族，乃是民族扶持教會，以俄民心中之宗教潛勢力，自今以後，定要發展，教會從前，有成惡之感力，嗣後則多有向善之感力也。

希臘正教如此復興，他教亦分沾其復興之益，對從前一切不合格之束縛解放，故希臘教與他教一同恢復教權，惟此舉對於布黨主義將來失敗之時，或不免又引起糾紛。然卽時勢觀之，俄之國教一至恢復原權之時，或又不免追想受政府保護之榮耀，作國家獨一之國教，依我所見，莫如俄之各教，共立公約，作平安救人之大事，蓋俄之教會，必有機會，能復興人之精神，修正人之道德，屆時施行其活潑之道力，誠盡美而盡善者也。

第二十章 布黨主義與俄之國性

布爾施維克主義，有二狀態，當分別清晰，一爲世界革命主義，一爲特別革命主義。目下俄之革命，有特別情形，由此又發生特別問題。其可異者，爲少數狂熱之人，類似瘋狂而又犯罪，且爲闖入之外族，然而緣何能徑行其意志，加諸一百五十萬萬人民之上，而予以轄制，此乃一大問題。如考之法國革命恐怖時代，人民常起反抗作爲，例如在里昂城，土倫城，革命黨加以大兵始克攻服。再則，芬底大地起一反對，數年始能戡定。然而俄之革命，此事則屬少見，其在帝國時代，帝制爲民所畏服，教會爲人所尊敬，不免發生虛無黨之幾次內亂。而在今日布黨執政，將民主主義，全踐踏足下，並殺戮數十萬人民，然而絕無發起大反抗，此果何爲者。自此問題之另一方言之，或不是完全平安，亦有數次騷動，如在革命始初時際，曾有京師總監與偵探，被人暗殺，亦有幾次想刺列寧，惟終於迪克推多未受損害，得以存在者，多由於衛隊森嚴，隊員則用中

國人與勒特人爲之，是故對此問題，已說至透闢，反對革命行作，有誠有之，惜其微弱，毫無成績可言也。

要以透澈之說法，詳明之解釋，俄之迪克推多未被破壞者，不外以下之數種原因。

一，俄國受少數人之管束，不是政治上反常之舉，係循照歷史自然之理，普通言之，革命均由少數人爲先導。

二，布黨以不足算之少數，終能將武力與政權，全歸於其掌握之下。

三，布爾施維克制凶暴威嚴，因此俄民所受高壓，與歐洲各國所受壓制大有不同，蓋俄人久處積威之下，視恐怖已如尋常，以帝國時際之高壓與兵威，已司空見慣，故對於布黨制，不以爲反常大事也。

四，雖說俄人今日受外來者之治權，其實歷來多是如此，有一歷史，紀載中世紀之初葉，恆請瑞典挪威之海上英雄，助靖內亂，以故自彼時以還，則時受韃

鞞，波蘭，瑞典，德國，之轄治矣。

五、有衆之受高壓，雖勢逼處此，恨惡布黨，然而爲貪圖個人便利，亦有幾分情願。例如推倒舊日地主，分佔其地，在初原感受布黨一種伶俐之運動，恍如令人民心中，自相糾擾，若過於反對現行制，又恐舊制復興，地歸原主。故一般小民處兩難之下，一方畏布黨之強威，一方又恐復興地主權也。

六、俄民雖怨恨布黨，然猶忐忑不安者，若推翻布黨，將維持反對革命之人乎，惜領袖人材，已寥若晨星，其人或遭殺，或被逐，或受餓而死。值此恐怖時際，人民偷慶餘生，蓋已飽受五年革命，七年戰役，不願再破壞多事也。

七、若羣起反對布黨專制，以後將復有幾年內亂。據人民心理，不如忍受當局現行之制，深懼引起將來之大苦難，正未可限量也。

以上諸故，恐猶有未足表明至盡，更有根本之義，由於俄人性質特點而起者，此特點實係俄人弱點，與歐人之分別者在此。蓋俄人之反動力，較比歐人爲

小，或謂此乃因其與歐人不同族之故，欲申此義，可有下之諸說。

第一不同者，俄人意志能力，較歐人爲小，至於創造理想，感情精神，維持自信，在此諸點，俄人較歐人無有遜色，然於意志能力，比之英人則瞠乎後矣。蓋俄人有克己之精神，少恆久之毅力，其感情如一少年，多激烈用事，忽漲忽消，轉念極易，以故成爲意志之痺痿，此乃顯然易見之事，考其國之著作，及託爾斯泰文集，皆可徵信也。

第二不同者，俄人缺乏持平之決斷力，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其天性一如其天氣，或沉悶，或暴烈，卽對於一最尋常之事，如飲酒，或禁令極嚴，或酗酒太過，宗教或無神，或迷信，均不及中。

第三不同，乃從以上二者引起，其更有甚焉者，卽俄人對於道德觀念，不似歐人本於天理爲原則，而皆認自主觀的而來，其中亦有一份任意，非必本於一定之天理也。同樣，其對於宗教，認定多由感情用事，不必本於一定不易之道。

故欲明曉俄人於歷史上政務上之大事，由此入手，方可洞悉其大故也。職此之由，俄人改良國事，不從步驟的緩進，引為責任，而取火烈的急辦，為改革方針，從此即可斷定其一切憲政之行動，不能成功，凡事想倉猝圖功，故多是過激黨得勝，中庸者失敗也。再是，對於政務上責任，嘗試的情形，俄人缺乏此類天才，故民治代議制之政府，目下無此人材，蓋代議制政府，必由教會，貴族與中等農民，三者成之。而俄國僅得其半，非太過，即不及，即上之有政府之分部，下之有愚昧小民也。

舊制所缺少者，大半將來有法補給，如從革命發生恐怖與暴亂，然可從此發生所缺之部分，是以已死者為根，而發生一新部分也。此部分蓋必由中等農民而起，以小農既成為中級之小地主，自己覺悟有自己責任，因而及於社會責任，亦必從辦理已事，漸悟辦社會國家之事。同樣，自教會得國家之釋放，其於道德觀，亦有新發展，而發生獨立之精神，於是有資本階級，與中等階級，由

此二者，可以籌備未來政府之精神與腦力。要之，經濟，宗教，社會，政治，有根本之改良，方可令吾人希望全國民德有同一之改良，蓋俄民染有亞洲民族之舊風味，必經過合衆之刷新，方可產生一合衆之新俄也。

第二十一章 俄之革命有遺傳之承襲

欲明布爾施維克本來主義，必先明俄國數百年來興衰交替之情形，蓋布黨革命，不能認爲晴天霹靂，意料不到之禍，乃由來已久，漸積至今，可謂登峯造極矣。於一八二五年，曾有 Decabrist 之大亂，乃由貴族倡之。再則，有一八五一年三月，殺皇帝保羅第一之亂，此二時際，於馬薩利克之書，記載綦詳，故欲知俄事，馬書不可不讀。

自亞力山大第一帝死後，凡俄國維新之人，均作潛伏的革命者，因其心思已展，眼光已大，不能忍受帝制任意之摧殘，蓋已流覽歐洲之治法，認定新文化本於公理，人民有參與政府協作之責任，而有意志自由，會集自由，出版自由，

不必承認帝國上之專制，以專制正否認自由之唯一敵對也。雖然自理論上言之，帝國主義，以道德宗教爲基本，屬於家族制，以故人民認皇帝爲國父，而又爲一朝天子，然即實際上言之，帝制基於道德，僅是一種空言，國父亦是虛名，因其不惜民艱，而以人民爲奴隸也。教會喪失其感力之權，蓋自大彼得帝奪教長始也。

帝制之作，非以仁義行，乃以專權與勢力行之，勢力則以兵隊，巡警，與官僚，三者爲機關，用以高壓人民，一切之動作，毫不任人有自由之可能焉。就尋常言之，人民承受帝制，由來已久，無有反抗，如拿破侖攻俄之日，俄皇亞力山大得全國人民之同意，力戰拿破侖而敗之，其時，國內雖有維新者出，著新書，作新語，然仍維持帝制，而承認帝位有歷史上特殊之使命，並承認歷來不受韃靼，土耳其，瑞典，波蘭等人之侵害者，均出於皇帝保護之力也。更認俄有統一之大帝國，幅圓萬里，皆由於皇帝之鴻圖，而羅曼諾夫一朝，帝室之感力，尤爲偉

大，是故雖在帝制之下，亦能適應一切需求，事事物物，明顯有進步之現象，在大彼得，大加他鄰，二帝之朝，其帝制綦專，而精神能力，爲有大功勞於國，亦充足多者，能作改良之先導，亦能強制其民，使之遵行也。不過俄之進化，其文化究與歐洲文化，顯然有畛域之別，俄人文學愈與歐洲文學接近，其心愈覺醒悟，並且愈看帝制缺欠精神，無有引人前進之希望，而有半開化，尙武功之色采。因此國人分爲新舊二派，維新者極力運動，想創立新制，羣學競進，以致十九世紀之中葉，俄之文學，成爲黃金時代，國之新派，無有不反對帝制作爲者也。

但是，贊成維新者，終屬寥寥無幾之最少數，而多數文人，均爲官僚派，此等人不願推翻帝制，然亦不多反抗維新，而願緩進的改革，獨有少數之維新派，以火烈之猛晉，欲倉猝圖功，運以精心，廣爲傳播，想一切佈置，早得實現。其時，俄國作者之林，端莊肅整，發抒讜論，忽現一番嚴重氣象。以故人之受激

動者，數不在少，且願自己作改良之先鋒。在他國多以教會講臺，報紙鼓吹，爲人民先導，而俄國僅以著作爲先導，報紙則箝制極嚴，不敢公然發言。職此之故，在十九世紀之季，著作文人，墜入悲慘劫運者，亦大有其人，至今一讀其書，不禁令人憾慨係之矣。略舉因文字而賈禍者，有一文人 Radischev 在其書中，有一名言，令人不能忘懷，其言曰：『哀我俄民，誰有幸福，』描寫農民奴隸之狀態，發揮盡致，大加他隣將其放於西比利亞，終日逼其自殺。Griboiedoff 則被暗殺。Gogol 因備受艱苦，灰心世故。Puchkine, Lermontoff 一文人決鬪而死。Herzen, Saltikoff, Tchernichevski, Kropotkine 被充軍而死。更有 Turgeniev 受監獄之囚，歷非常之苦，不堪忍受，一孤忠愛國之人不能回國。杜思拖夫斯基 Dostoievski 被罰充礦工苦役，以促其生。又有 Plescheeff, Pisareff 定以監禁之罰。而託爾斯泰則被黜於教會之外，總之，政府對文人或殺，或囚，或放，或以艱苦以終其身世，使其志不得伸也。

以寥寥無幾之維新派，當守舊反對者無數之衝，處此大不平等競爭之下，其結果如何，全視執政權之帝意如何耳。尼古拉第一之專制，可謂少二寡雙，堪稱一巨物，不僅由於其承襲之地位，亦自宣示其理想與性格，應當如此，大抵帝多有普魯斯之氣概，此乃歷來帝室恆有之勢燄，故帝於三十年之間，維持專制，所成功績，亦不在少。然而左支右絀，終不能勝過時勢潮流，及帝之末年，其政策已不足應付時代之趨勢，蓋帝制先已自腐，自外觀之，是碩大無倫，其實已痿痺不能植立矣。尼古拉第一大帝崩，嗣君亞力山大第二，擔負綦重，欲清償前皇缺陷，實一大難事，帝不得已，則贊成維新之政見，此爲維新黨之第一次之成功，史稱此爲『大改良時代』。其時舉辦地方自治，立通俗教育，最大之功，爲釋放佃民，美國以四年血戰，始得釋放黑奴，帝一朝釋放三千萬奴隸，不僅脫解其佃籍，並且少分以地主之地產。同時，拯救布加利亞，脫土耳其基之手。

帝如此釋放佃戶，有功於國，更行許多善政，然終未能滿足人望，以人民所渴望之改良主義，如洪水潮湧，似此涓涓者仍不足介意也。於一八七七年，俄與土耳其戰役，救布加利亞脫土人之手，俄雖得勝，而在柏林與列國訂立公約，國民以國家犧牲之大，所得不償所失，認政府對於外交，失敗無功。於是維新潮流之衝動力，日愈擴大，虛無黨忠心於維新制下，較勝於服從國父帝制之下，雖加以帝力之高壓，亦不能制止。在東在西，虛無黨支部，幾遍於全國，未幾，帝於通衢被炸彈殞命，足證帝力已弱而無能爲也。

隨炸帝案而出許多暴動，虛無黨似亦行之太過，以故國人起有反感，文字界之輿論，從前贊成黨人之功，如今視凶殺亦非正當手段，不過一方反對黨人，一方仍不服帝制，又懼虛無黨之作爲，引起大亂。及亞力山大第二繼立，是一方堅定有爲之主，眼光窄狹，剛愎自用，又任信多年之顧問坡俾多諾塞夫，引爲同志，派其爲總教長，帝心地狹隘，堅定不變，雖一意孤行，幸而尙非冒昧從事，

對內政則主張節減，對外交則力求和睦，亦不採用運動方法。然爲副人民之希望，一方解除聯德之締約，一方與法結一新同盟，此蓋爲容納人民之理想，而亦不妨害帝國之原則也。

惜帝命不長，於國關係非常重大，以俄國歷來需要一強有力之主也。帝死，尼古拉第二嗣位，孱弱無能，其力不足以應付新潮，正如大加他隣帝死，懦弱無能之保羅第一繼立，有相同之情形，但尼拉古第一，爲有歷史以來第一命運不幸之人，自加冕之日，以觀禮者人多，倉猝出不測巨災，自相踐踏而死者，以數千計，直至被囚幽室，與全家一同遇害之日，其間歷歷多有不祥。帝平日居心良善，且亦爲國成就大事，如海牙和平會，帝亦爲發起者之一，而西比利亞鐵路，亦成於帝當國之日，然由此路，釀日俄之戰。同時，國內實業發達，工廠人多，大半來自田間，冬聚而作工，夏散而爲農，然而不僅作工，亦作革命傳播機關。一九〇五年，帝准許立憲，然由此釋放，竟開闢許多作亂門徑，俄法聯盟，本

爲謀國幸福，武裝和平，本爲免入戰爭，不料正作加入於歐戰之路。總之，帝以運籌深算，均趨於不幸之域也。

德國在報界鼓吹，謂歐洲大戰，由於俄之帝國主義而起，共產黨人亦如是言之，此乃一大謬誤。尼古拉第二，一生贊成和平，若謂其鼓吹醞釀戰爭，明是一種自殺手段，從其登位之時，其心已瞭然。俄國不能擔負大戰責任，恐戰事一啓，朝廷卽因而崩裂也。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爲維持國之和平，保護國家，勉強出於戰爭，是一明證也。然而德人謂歐戰由於俄國起者，容有近似之處，蓋謂尼古拉第一之政策，時有游移寡斷之狀態，易致令人生心，果使俄有鞏固之帝國主義，德奧不敢輕易用兵窺俄，但俄先示人以弱，故奧國漸啓憑凌之念，於一九〇九年，奧匈佔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二小國，奧之出此，明明惹俄人之氣，以奧已窺見俄不敢出兵，其觀察誠爲不爽，俄國之不敢開戰，恐一戰則朝廷用是分崩也。然而德奧殊亦忘卻己身關係，戰局一如賭局，誰輸誰贏，

正未敢一定預料，惟自此局，實開布爾施維克之大門矣。

第二十二章 羅曼諾夫朝之特點

法國文字，多稱述法之革命，並非與舊制截然中斷，不過換一面目，繼續進行舊制，如國家之專制，巴利之威力，政部之握權，種種設置，無所不用其極，名謂民國，而實一帝國。今之蘇俄亦然，不過將帝制專權，自皇帝轉入布黨之手耳。帝國恃武力行權，布黨尤甚。帝國貪賄，而布黨則尤過之。密設暗探，檢查報稿，輕視法律，布黨比帝國更爲殘酷。舊日有德人感力，如今依然。反對輿論，不願改良，布黨且尤甚焉。蓋在帝國時際，猶望人民進化，布黨絕不計及於此，一意孤行，不念民情，不恤民隱。所以欲十分明瞭蘇俄之作爲，必先看其手段如何，始有把握也。

尼古拉第二判處死刑，非常特色之羅曼諾夫朝，則宣告斬絕矣。從來在世界春秋，未有如俄之政治舞臺之獨創特色者，其措置真出人意料之外，其鞏固

之專制權，已有三百年之歷史，不料亡也忽焉，如大山傾倒，亦非常之易。溯本朝開國之始，突然崛起，令人震驚，實爲當時內亂已極，互相傾軋，新朝應運而起，其繼體之主，殊多令人震驚，近今百年中，極端專制，反對民主主義，殊忘卻國朝開創之始，固由民選而來者也。時在一六一三年，俄之議院，以同意票選舉總教長之長子，邁加爾爲皇帝，倘末帝尼古拉第二，能如開國之主，服從民意，當可衍續皇統，得以不斬，而竟不然，故國滅身慘，全室不保。俄有一讖言曰，『羅曼諾夫朝，以亂得之，以亂失之，』信夫。

歷朝君主，職權均深自高貴，第一帝邁加爾，爲人天才優越，大有作爲，蓋爲當時土耳其，韃靼，瑞典，波蘭，四國交逼，外患日急，國步艱難，已臻極點，共舉帝登大寶，非爲其貴胄，爲教閥，乃羣見帝才，可以擔負大任也。自一六一三至一六四五帝作諸俄之皇帝，深得其父之指導，對外輯睦無爭，對內臣民樂業，固一太平天子也。繼體之主，雖有弱者，然猶能守成。最傑出者爲大彼得，與女皇大加他鄰。亞力山

大第一，曾一次擊破拿破侖，而爲歐洲之盟主。亞力山大第二，解脫布加利亞之束縛，並釋放三千萬之佃民。尼古拉第一，是歐洲守舊派中之健將，獨力抵抗維新運動，有三十年之久。

羅曼諾夫皇朝，位既鞏固，權復專橫，出政不事討論，專恃勢力，不問法律，祇憑意志，朕卽國家，專制卽是國制。故歷代恆有暗殺發生，大彼得殺其太子，伊凡第二被其姑殺，彼得其三被於后殺，保羅第一被囚在離宮，太子且與有謀焉。不惟皇族中彼此殺害，而人民亦時與帝室發難。曾有謀篡尼古拉第一之禍，適邀天幸，偶然逃去，得以無恙。亞力山大第二，瀕於暗殺之危者數次，亞力山大第三，尼古拉第二，雖爲皇帝，則深居簡出，如一囚人，不敢出外。如今布黨當政，亦如帝制尊嚴，不敢出宮門矣。

歷來帝者，天才大半優越，以故予智自雄，幾類瘋癲，如其影響於歐洲歷史者，非常之大。如保羅第一，彼得第三，任才自用，直是狂且。例如彼得第三登位

之日，俄兵環攻柏林，幾欲下之，日有幾次捷報，大哲學家康德已馳函俄后以利薩伯，請后爲彼謀置一哲學教授地位，是明明視柏林將爲俄有矣。然於大功垂成之際，帝將一切勝利品，全歸德皇，且允爲保護。時過四十年，保羅第一，亦有類此之一事，乃俄與與國同盟，俄將軍 *Suvorov* 已領大兵，過阿勒伯山巔，戰功幾於告成，帝忽與敵人立約，使歐洲歷史，頓時改觀。

夫如是羅曼諾夫皇朝，帝權非常之大，若非爲帝者胸有成竹，難保其不因尊榮之隆，陷於瘋狂之域。除自認勢力之外，不復承認有何法律，如承襲皇統制，俄有獨創，乃各國所均不認可者，因『西撒』之位，不因皇統，不守遺傳，取先占主義。易言之，帝位全由權力而來，如帝欲誰與，誰可得之，大彼得強其太子，不使承統，大加他鄰亦強迫其子，不得帝座也。

羅曼諾夫朝雖以勢力爲利權，然而另有一要求，允許以宗教原理爲準則，故其專制之中，猶承認有神權主義在焉。自第一大帝邁加爾，直至末帝，皆有宗

教之感力，因而皇帝稱爲天子，必先^{在莫斯科行加冕禮}，始得登基，而且要求爲正教派一切之首領。自認轄及拜占庭，即土耳基 Byzantine 並保護耶路撒冷，因耶京爲本教之聖京也。從此要求，生一特殊之關係，即自大彼得攫奪教會獨立之權，而自爲教長，則將其天子職權，託付一文臣，代爲發號施令，行天子制焉。在尼古拉第一時代，有數年之久，用兵丁與侍臣，司理人臣靈魂之事，詎非一大怪劇。大概俄之專制主義，屬於家長父制，故皇帝稱爲國父，各鄉亦有鄉長，此亦附從於父制而生者也。

但是，父制亦可稱爲母制，歷來俄有皇太后當國，與天子同掌皇權，以故有時二權並立，相持不下，如法之拿破侖時代，皇帝贊成法皇，太后極力反對，駐俄京之法國公使，皇帝榮之，太后則辱之，其不侔如此。自十八世紀以還，從母制而組成一非常之制，盛行有百年之久，即母皇之權綦大，相繼而有五女皇當國，均勵精圖治，國亦未受其害。先有加他隣，本爲農家女，以後爲妓，得因緣入

宮，而爲彼得之后，帝死則臨朝稱制焉。其後有二阿拿女皇，後有彼得之女，以利薩伯，有作有爲，女中錚錚者也。同時歐洲有三女皇，卽法與奧，三人同心，攻破德之大佛勒得利。其後有大加他隣，爲俄之皇權空前絕後鼎盛時代，自是而後，則一步一步，漸卽衰微矣。

彼得第三以瘋狂之故，捐棄將士七年血戰之勞，一旦與德人修好，以後俄朝則與法之霍亨索倫朝，奧之黑普斯堡朝，三朝結爲同盟，從此俄人得有普魯斯之氣派，俄皇則多娶德女爲后，政局分部中，多加有德人感力。雖大加他鄰之人，有波蘭人，俄人，而尤以德之官僚，曲意承志，雅稱后旨也，以故對於外交政策，亦多受德人指導。雖與法奧有三國攻守同盟之約，而仍暗中與德有密約，近一百年中，同盟均維持專制，皇室於此收效不少，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事起，乃全國反正，可謂俄民氣正義，少得伸張時也。

第二十二章 不流血之第一次革命

俄之革命發生時，余有致俄親王某之一書，表示余之意念，今複記於此。

『與使君音問不通者，幾經年矣，回憶一九〇五年，促膝暢談國事，當時正使君召集立憲會議，邀余蒞會，距今不過數年，貴國革命告成，作一新邦，願貢獻一言，表示管見，余注意貴國政務文字，有二十五年之久，深望今次之革命，不致令吾人失望，並望改革一切，脫離危險，而產生有力適法之政府。』

同年，有致俄之農部大員之一函，謂『新俄乃歐人新發生之一大希望，但願前途好自爲之，不致令人缺望，今之改革，是一非常良機，吾恐俄之人民，猶未識透其中伏有不善之危險，決不可認革命業已成功，後事無往不利，凜之凜之，隨革命而起之危險，亦大亦多，舊政府已倒，然而未聯絡人民，故一切善後，難繼有功。試看今日居高職首領人物，有一王，二教習，有律師與資本家，但一百七十五兆人民，未有參與之代表，殊不念第一要者，革命非有人民代表，不得謂之革命，蓋革命之大功，不在破壞而在建設，以建設尤難乎其難也。當知

俄之前途，危險尙多，如赴太平洋，必經過不少之暗礁，德之暗密黨雖已破裂，難保其不死灰復燃，重行集合，再暗中挑撥，引起大事。復藉口於戰後之受虧吃苦，鼓吹人民暴動。誠以人民受壓制已深，乘時易於發生亂階，而况感受數百年來無法之束縛，一時難得平靜適法之制也。』

從前寄信於農部大臣，所言亂萌，如今已見茁生，彼得城已出一危急大事，卽臨時政府，雖然推倒專制之勢力，難保不另有暴亂力之發生也。以十數位首領人才，勇敢有爲，聲望素著，從前以勇力壯膽反抗帝制之專橫，而今自己擔起重大之責任，願從一擾亂，產生治安，並願弭平作亂之波浪，然而依余旁觀之見，正難預策其前途發展之如何。報紙之揭載，原不可恃爲定論，以新聞之取材，錯誤正不在少，故不能依若輩之眼光，斷定前途如何，因與吾等所見，一同有不足故也。吾人均知一八二五年之革命，發生於貴族與文人及中級社會，以惕勵之精神，謀國事之改革，絕不似今次革命，變爲階級爭鬪，乃反背俄

國歷史上之一切改良也，余與君所認爲最切要之言，爲作中立兩不偏袒之人，不受任何感力束縛，而爲一正當之診斷也。

目下之危急，據余眼光所見，皆根於政務特殊力而起，雖足令人懷疑，然亦無可深怪，以革命手續大半如是。最顯然者，革命已大勝專制，惟不可恃此寥寥十數首領，便告成功，必有狂熱人民，爲政府後盾，不必盡賴政務家之理論，卽認爲畢革命之能事也。

現在革命告成，原藉兵丁爲之扶持，惟助力得之兵隊，亦有相繼之危險，有事旣招之使來，無事何以揮之使去，此中不可不預爲之計，亦大難題之一。從來人情如火，人多則勢重，一經挑撥，易於生亂。對此問題，俄國缺乏不可少之兩等階級，一，強固之貴族，一，中級之社會，而一般文人，又多受馬克思主義之薰染，以爲從其道可以救國，殊未悟馬之主義，多注重唯物，不加反省，輒與贊成，又誤視普魯斯主義，認可施行於俄也。

復次，有一難題，目下之事，爲民衆與各階級之爭，在第一次革命時際，臨時政府，其首領爲一王，二教員，與幾位貴族，三五資本家，十數人組織而成之。惜其中未有人民代表，似乎將一百七十五兆人民除外也，噫，似此臨時政府，雖是成立，恐其與人民尙有隔膜，未十分同情，良以在勞働界，視革命將爲其作一大同國家，農民想革命將多與以田地，然而臨時政府應付一切，自不能一一盡如共產黨所要求者，雖盡數與通國男女以投票權，並釋放幾個小國，然而各首領不願完全施行馬克思主義也。

俄國大勢，有兩種不相協和之趨向，一爲國家的，一爲國際的，就國家言之，願保存勢力，就國際言之，願締結和平，不願有秘密交涉，取公開主義，如將二百年所保管之君士坦丁堡壘撒手，是一明證也。然終不免由兩方生出參差之趨勢，以故於政務之見，時分兩歧，例如對於歐之大戰，自一方視之，決不能由大戰助其革命而得自由。以武力縱能得勝，終必以武力產生武力首領，故不

如早行罷戰之爲愈也。

第二十四章 俄革命與法革命之比較

現今俄之革命大災禍，就歷史上言之，僅有一百三十四年前法之革命，可相提並論。有一般人以悲觀眼光，視人事無有前車後鑒之教訓，以歷史上原無前後相同之事，情形既各不相同，前人自無啓迪後人之可能矣。蓋人事之苦難舊鬪，不能視爲一種資格，而作來者之導師，人事不能自卑升高，由邇致遠，不過循環往復於亂團而已。

噫，此等見解，余深不以爲然，據余所見，歷史洵爲一寶藏庫，作一切人事之進化經驗，深信能從歷史得一先導，令人行事爲人，遵一定原則，循常久大道，因前事爲後事之師，實堪作前途之標準也，試舉一例，證明余言之不爽，於一九〇五年，我在俄國，先言一九〇六年將有大事，果如余言。一九〇七年余在巴爾干，亦有先見，一九一三年亦應驗所見。在一九一二年余明明言歐洲將有

大戰，此均余有前知，乃即往以知來也。

一九一五與一六年，余早知俄將有勃發之運動，歷史上原因複雜，難以悉舉，但不能因爲難解，即擱置弗論。蓋自二百年以來，政務上之思想，與歷史上之考驗，統可指明人事之春秋，決不能茫然從事，必有一定之道也。從此足令人信服，人生涉世，政務有一定律例，道德有一定根本，因果相關，莫之或爽，前因後果，固有一常理，雖百世之後，大概言之，有同類之因，當有同類之果，任何國家，善有善果，惡有惡果，決不出常理之外，誠以歷史上之哲理，不僅是一定論，且有真道實事存焉，此古今不易之理，即作政務家之圭臬，觀往以知來，吾人留意於目下之行動可也。

從來政務每有科學之訓，於政務之革命，益可見之，一如病狀現於人身然。凡係革命，多半有同一原因，故以後之乘除現狀，亦多相類，如一七八九年法之革命，於一七七六美之革命，離英獨立作其先兆，亦可言一八三〇年之革命，乃繼

續一七八九年未竟之功，一八四八年繼續一八三〇未竟之功也。

歷來人類愛惡之情，名利之念，大有左右人生觀念之感力，全國行動態度，亦不外此例，蓋革命之發生，多由於國人之狂熱，不在空持之理論，因為在革命時際，社會外表原來之組法，暫時宣告破裂，故多半先事破壞，後謀建設，夫如是，可謂法俄革命，外表不同而根則相同者也。

我非言法俄革命，無有分別，其分點正多。一歷史情形不同，法國先有革命，後有拿破侖之大戰，可見法人革命後，其精神尚能存在，而俄人先有大戰，後有革命，其精神已彫敝也。二政務情形不同，法之革命，出自全國的愛國者，而俄之革命，多由外僑為政，猶太，波蘭，德，法等籍均有也。三地勢情形不同，法之幅圓有限，易於管轄，而俄則廣漠大陸，中央時有鞭長莫及之虞。四道德情形不同，法人已有高等文化，而俄民大半尚在原始文化階級也。五社會情形不同，法有中級社會，與鞏固之貴族，堅定之教會，而俄甚缺乏中等農民，鞏固之貴

族與堅定教會，亦幾等於無有也。六國民性情不同，法人有熱烈之精神，而俄人於政務漠不關心，多處於被動地位也。七時勢不同，語云，時勢造英雄，法革命之後，有大偉人拿破侖產生，而俄自革命以來，未見有偉人應運而起也。

以上異點雖多，然比較相同之點，關係尙少，因就二國人民所受患難比較，同一是根本的，自然的，即均由實事之性質而起者，故二者之本原同，發端亦同，因而進行之態度，感力，程序，關係，多有相同也，試一一論列如左。

一，社會騷動之勃發，由社會之根本而起，如衆人感受饑饉，則羣起不安，法國革命，由農民而起，是一先例，於地主不在家園，遷地尋樂時際，各焚燬其主人府第，作洩忿之表示。俄之革命開始，於一九〇五年，有二十萬罷工之人，示威游行，一九一七年之革命，因食品來源斷絕，物價昂貴。二國於革命時際，所呼喊口號亦同，法人呼喊，要求平等，自由，要求田地自由，俄人呼喊稱是，法於一七八九年八月四號，晚間所開會議，貴族與地主，願取消其采邑之利權。蘇俄

開會時，一親王爲會長，地主爲會員，與法有相類情形，亦自願撤消地主之權利。一七八九年，法之革命成績，一時造成小農地主，六百萬戶。一九一七年，俄革命之成績，誰種之地，誰爲地之主人也。

二，饑荒雖爲暴動起點，然而革命告成，總由破壞治法爲之，致政府不能施行職務，法令等於具文。蓋政務必先自殺，而後革命始有隙可乘，在賢明之主，善政之下，焉有革命發生者，必帝與政俱敝，斯革命之萌芽生矣。惟徒有善人，無有善治，仍爲不足，必也有鞏固意志，堅定目標，不然，今日隨此潮流，明日受彼感力，政出多門，而危險隨之，或一內閣主張如此，易一內閣，又主張如彼，去害政亦不遠也。

三，帝主受僉壬包圍，定於政治不利，考之歷史，足有明徵，如英國查利第一，常受其后法女之感力，政由以敝。法王魯伊十六，受其后奧女之簧鼓，俄帝尼古拉第二，其人善良，而主義不足，后本德產，朝夕供獻於帝前者，不免有外向祖

德之嫌疑，此三者皆有攬權之趨向，以故同趨於不幸之域也。

四，凡專橫政府，若不恃恫嚇勢力，則藉宗教威權，惟在歐洲基督教之國，恫嚇主義，既有所不敢，而宗教道德亦不許如此，以故帝權多出於神權政治，夫如是，若神權根基不被搖動，帝權亦可常保，例如承認皇帝爲天子，乃替天而行道，人民誰敢反對，法之七十八世紀，皇帝如此自居，俄國亦復如是，然而二國人民漸失去此信仰，以致帝位之魂，亦失卻勢力矣。

五，信仰既失去其魂，必有不正當之感力，乘間而入。證以往事，歷歷可徵，於尼古拉第二時，有僧人落斯普汀 Rasputin 深得帝后之心，言聽計從，間接作一朝廷廸克推多，似此以邪說魔力干預朝政，一時或得人尊崇，然亦失民心之道也。

六，皇庭既受魔力，終必引起人民反對，法俄皆有類此之事。再則，革命時際，新聞報界，感力亦大，法之一七八九年與一八四八年，新聞家卽作政務家，政務

家卽是新聞家。俄之 Bielniski, Herzen, Tolstoy, Gorki 四人作輿論上之迪克推多，故今之布爾施維克主義，與迪克推多論，均是新聞鼓吹主義也。

七，革命對於政務上第一要點，乃專制與人民代議制之爭，其相爭程序，在中庸一派，不願走至極端，僅使皇帝退位而止，然而多不免雙方用力相持，如法之革命，法皇曾派人解散議會，俄國亦有類是之動作，如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七年，曾兩度要解散議會，而二會有同一答覆，曰：我等乃人民代表，由人民解散，皇帝無權解散也。

八，相繼而起之又一反對，卽人民代表，被人民擁護強其革命，由人民爲之後盾，一同反對專制政府是也。俄國於一九〇五年革命，不藉勢力，而定意不納稅，不作兵，爲反抗之具，然終於無成，以革命必有武力，始可完全告成也。至一九一七年，革命軍先破壞大炮臺，一如法之革命，先破壞巴士底大獄同也。九，革命初步，其首先反對專制者，厥爲貴族，蓋爲此等人先受帝室專制之害，

故彼輩常存革命思想。法國革命，其首領中有數位貴族。一九一七年俄之革命，例亦如之。在開首初步，亦多由上流社會而來，當時其中有三位親王，即如 Princes, Lvov, Dolgorukov, Trubetskoi 彼等作歷史上最大革命之首領，最奇異者，親王贊成革命，乃將其采邑土田，劃歸小農，而自取消其地主權也。

總之，俄國民衆，抱平庸觀念者多，無有按公理決斷之能力，故於大亂時際，必由武力，出一種彈壓行爲，亦或凡事之收場，出一偉人如拿破崙者，作民之主，可告一段結束也。

第二十五章 蘇維埃領袖之心理

列寧去世，據蓋棺論定之例，各報紛紛評議列寧一生事蹟，但因其品格複雜，行爲不類，故不能得一定評斷，原來人本善良，以後殘殺過當，以故不能一例的如同歷史上一大偉人，如俾士麥，拿破崙，望其豐采，即知其爲人如何。世之評列寧者，奚啻百數，然而我不能得到一定感力，終不知其品格奚若，或爲傀

偏，或認真辦公，尙難得一定論也。

從贊成共產者一方言之，列寧爲神聖之偉人，爲大思想家，爲創造政務之新紀元，政律另換面目，歷史改變方向，其心地光明磊落，頭腦異常清醒，熱誠辦公，極端克己，不求自利，一志利他，雖前皇宮內，華美事物甚多，而其飲食衣服一如常人，有大感動之理想，有果決之實行，簡言之，作一政務偉人，受服從者之崇拜，雖爲無神之一派，然而願推崇列寧，拜之爲神也。

自反對者言之，斥列寧爲無產階級專制，一小人坐大彼得之座，利用革命，攫取政權，獲得政權，而摧殘革命，半生有如田鼠，暗中行動，未見天日，故出世後亦不明光天化日行事之法，作事一意隨風潮而行，無力反抗無理之行動，絕無道德，乃唯一利用時機之人。一九一八年，主張共產，責斥資本主義，一九二〇年，贊成個人主義，不贊成公共主義，而樂意歡迎資本家。列寧之思想平庸，其演說亦無感力，所作新報文字，亦平淡無奇，除其命運外，均爲平常無奇之

人，雖在五年中作一非常專制之主，然未作出一件令人景仰之事，至其演說無有一句，值得令人紀念，自黑暗鄉而來，亦將歸黑暗鄉而去，其名即留之青史，亦不過一破壞符號之紀念物而已。

人對列寧，有如此反對兩種評議，自不能同為適當，據我見解，反義較為近是。然不可忘懷列寧所處環境，其能得大勝利，作一領袖，不可謂非難能可貴者。其第一要者，是一騷動家，能迎合民衆心理，如樂師調和音律，此亦由學習而來，困心橫慮，非伊朝夕，對大眾則發抒一大感情，能揣摩民衆心理，不能創造新思想，不過民衆所欲者，與一附和，此蘇維埃首領之心理之大較也。

一人之心理如此，羣衆心理亦當如此，列寧能得大眾感力，不是由於根本的自淺而深，循序進行，乃全由感情用事，凡事之不按照程序進者，非失之過，即失之不及，而其徼倖成名，實在如是，不求順乎常理，但求迎合感情，如聽共產黨所用口號，曰『打倒資本主義』，固足博得羣衆同情，殊未料及實行共產

大有阻礙之不可行者在也。

政體保持在平行線上，一切均受風俗宗教之指導，商務通達，農工樂業，在此時際之下，騷動家不能生心害政，因國家之維持力勝於破壞力也。若於此時際，宣傳口號之名辭，不能激動人心，一到風潮緊急之日，或經大戰之後，經濟恐慌，商務不行，農工失業，饑饉洊臻，當斯時也，風俗與宗教，維繫人心之力，頓形弛廢，此乃騷動家唯一機會，失業之勞働，易受感動，如明白此種情形，方可明白列寧之爲列寧也。

一方言之，列寧不得爲大思想家，因其所與之民衆，多無有思想，皆以感情用事，騷動家則以感情動之，爲此，吾對於騷動家不能謂其誠心任事，順從真理，其所應許他人者，自知不能應付，不過暫爲博羣衆歡心，隨聲答應，如一九一八年，彼言世界革命，爲期不遠，及一九二〇年，言則大異，言去世界革命，爲期尙遠。一九一八年宣告世之資本主義，必須推倒，一九二一年，言資本爲過渡

時代必不可少之物，俄之革命，必需外國資本與一接濟。

一方，不敢謂列寧爲善而有德之人，就其所行殘殺之過惡，果稍有天良，問心必受重責，因一切行作，完全出於勢力作爲，其協助之同伴，又多狂熱無法，逞快一己狂暴，不顧他人疼痛，如強盜殺人，不問感受者之爲如何也。故列寧之爲人，於道德價值，絕不入其心懷，所以必經過流血之海，始達到其目的地。然而列寧有一特長，卽手段改而意志永不改，是也，且有壯膽，是勿可疑者，其意志堅決，毫不猶疑，至於與道德是否符合，絕不顧慮，於其解散國民議會，盡可見之，壓制人民，不讓其有自由，雖在當初革命發啓時際，宣言要求人民自由，然以後則摧殘自由，故列寧有令人不忘之一言曰，『果爲維持共產之存在，不憚全俄人民之盡死。』

夫如是，列寧與楚拉司及 Trotsky 其爲人性質，已昭然若揭，其革命心理，一如法人革命心理，大半皆爲受環境迫壓，而奮力一逞，於是各就所長，分頭辦

事，能知兵者握兵符，長口才者擅運動，狂熱之性質，雖則有多同者，不過有人節制自愛，有人放縱財色，平均言之，此輩之行爲，不在人類之中，將棄絕於道德之外。

第二十六章 能存幾時

有多人發起疑問，布爾施維克主義，如是虐待人民，胡以能存在六年之久乎。回答此問，頗非易易，前途如何，誰敢預決，審判大日何時來到，惟有上帝知之。或謂『一般魔鬼，亦或可勝天』，余在莫斯科，嘗聞之外國公使云，似此迪克推多制，任意行事，倘改良其經濟政策，亦或能多延長其命運，然而余不服此等見解，按余以上之觀察，蘇俄必敗，決不能久延也。

或謂，蘇俄得保存數年之久，與俄人性質，必有適當之處，有如是之人民，自有如是之國家，此說亦謔而近虐矣。請設一喻，歐洲大戰，全球幾完全反對德國，德國何以支持數年之久，不憚違犯衆怒，多行不義乎。再如，從前之專制國家，

不恤人民，亦有保國至數百年者。復次，考之歷史，不能盡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時適得其反。如是，可以推測蘇維埃政府暫得保存之故矣。

一、政府過於孱弱者，不能保存，羅曼諾夫朝之敗，即由於此。然而蘇維埃政府實不得謂之弱，乃一般強有力之人，手段無法無天，而其精神實足副其熱烈之信仰，亦或熱烈前進，至於不懈，不陷於孱弱之敵。因其政府之存亡關係，即若輩生命存亡關係，爲此蘇維埃政府不思以理服人，惟求以力服人，於是亦不再思想收以善化人之效，故忍心將不服者，一律殺死，因其不以恩待人，自然人亦無恩相報也。

二、換一方言之，蘇維埃之官吏，可謂適符俄人性質之狀態。以俄人性質，多是被動者，馴良者，在前幾百年，曾習慣感受恐怖主義壓制之苦，例如前之大帝，若伊凡第一，大彼得，大加他鄰，尼古拉第一，若輩所行，與今之列寧，所行迥克推多制，亦不相上下，即謂列寧不過繼續施行前皇帝之暴行可也。

三、列寧之得權得位，由於推倒以前始初革命克仁司及 *Korenin* 政府，其所用呼聲，有幾種動聽名辭，當其宣告民衆曰：『要求大同之平安』與『實現之平安』一般無數小農，立置其田器，投身應命，蓋爲獲得產地權，可將地主或殺或逐，而佔據所有也。蘇維埃之成功，多利用此二名辭。再則，有一外助，乃於一九一七年與一八兩年間，德之武人，亦願利用俄國革命運動和平，藉以減少敵德行爲。然而今日小農眼光明瞭，實行試驗，對此甫田，無力耕作，所獲反不如在地主手下，給養裕如。但亦不敢反抗此制，恐恢復原狀，地主又將復仇，故亦不敢起而反抗政府也。

四、如果反抗蘇維埃政府，必需再起戰爭，此亦小農所不願者，因已經過幾年流血之役，不願再犧牲身家性命。而況目下正值饑荒，精神已疲，又缺乏適當領袖反正之人才，故即起而反抗，亦未見得有成績之可言也。

五、列國始初對待蘇維埃之手段，亦有謬誤，在列國初意，想制止蘇維埃而滅

之，然卒無成功，不但未加破壞，反使其兵力愈加鞏固，因聯盟之列國，無一定聯絡，無一定主張，以故無有成功也。

六，蘇維埃在俄勢力擴大，蓋爲前途無有起而與之爲敵對者，且無有其他人才能造一新政府。布黨手段，對於國之有才者，或殺死，或驅逐，因此早有多人逃而去國，不得與國人相見，以故感力甚微。在巴拉加城，有二大學校，俄生六千名，足徵人才出國之多。然布黨在初用恐嚇殺戮手段，正欲賢者去國，則國空虛而易於爲治，亦一種法術也。

由是觀之，布黨成功，大略手段，不外如是，而又搜括富商資財，人民積蓄，延其殘喘，得有今日，不料破壞敵人，全國因亦破產，政府自身，亦陷於絕地。因人民所擔負之錢，如累重負，無以復加，敲髓而吸，竭澤而漁，經濟困難，達於極點，蓋爲布黨之惡，浮於帝制，敲剝貪詐，賄賂公行，政部冗人過多，兵丁難發給養，然去一人則樹一怨也。（想於一九二五與二六兩年，借法國公債，願出百分之十

一之利率，亦開國際外債上未有之例，其困難蓋可想見矣。

同時，不可忘記俄目下無有外侮，故解決蘇俄命運，不自外至，必由內起，卽布黨之自相傾軋是。共產制下，亦有左右派各不同意，卽列寧與楚拉司及，十幾年來，意見未見盡合，前之馬克思與其當時之同派，亦主張不同，列寧不信楚拉司及，一如楚拉司及不信列寧也。再是，軍隊中反猶太人之感力，日深一日，不過布黨政府掩藏其內部之不睦，而令人注意其一致對外之非教，然對於此點，已行之過激，惹起多數教徒之反感，以故遲早必有羣衆教徒，起而反抗，迪克推多制，時日一到，蘇俄命運，因而傾覆矣。蓋不久將有兵隊附和民衆，羣起反對布黨，故據我視線，如果不誤，解決布黨之革命，必由武力，與法國正同，然而俄與法之不同者，五百年一現之大偉人如拿破崙者，可以攝服羣衆，但於俄不敢期望有此幸運。目下赤軍乘權，想起而反對者必爲白軍，演成恐怖時代，其時無辜之猶太人，勢必玉石俱焚，經過一番擾亂，方可產生一種帝制，

其時只求內治，不講求對外。

然而對外，勢亦不能一無交涉，因在革命時期，所失去國界上之口岸領域，總想恢復原來損失，或與列國有同一情形也。

一九二六年蘇俄調換政府當局人員居心爲博得列強好感易於借款譯者誌

第二十七章 俄國之前途

俄國革命之後，有波蘭之外交部大員 Dmowski 與余交談，此人明瞭俄國事務，國人未有出其右者。彼來英時，余延請友人，聽其演說，然細味乎其言，雖洞悉俄之國情，而已沾染布爾施維克之害，故於俄之前途，其視線不免有誤。據謂，『俄之前途，於世界絕無感力影響。』噫，斯言也，實一大謬點，不敢贊同。我想俄佔有世界大陸，其人民亦有特長之天才，或善或惡，不能不與世界發生關係，此言信而有徵，試看今日赤化，其感力影響列國，非常重大，即可知矣。欲知俄國前途如何，必先識其革命之兩方要因。一，田地革命，由小農爲之，佔據田主之地而歸己有。二，政體革命，推倒大彼得分部政策。此二種革命舉動，在

列寧之先，已由米留洛夫倡辦成功，此二種主張，關係重要，即帝制復活，於斯二者亦當保其存在。蓋因小農既得之田地，常留存其手下，即恢復帝制亦將如合衆之美，以後可有五十省，再不能如以前聽中央專制命令，將組一新俄，與前俄不同，更與今之布黨主義不同，前二制必滅，新制均不與此從同也。

一，布黨必滅，因其施行之手段太新，而新俄必爲比較的守舊。二，布黨要滅宗教，而新俄將復興教會，聽其獨立，作一大有精神之教。三，布黨由猶太人掌政務大權，而新俄必有大反對猶太之表示。四，布黨毀滅帝制，而新俄將復興帝制，惟不敢預決定其取如何狀態。五，布黨主張共產，地土歸爲國有，新俄田地，由各小地主爲主人，適與國有反對，正由個人主義而成。六，布黨主義，適合產生迪克推多制，而新俄不要迪克推多獨裁制，凡事由協商合辦。七，布黨搜刮全國資本，歸爲國有，比前更爲專制，而新俄則壟斷資本，歸爲個人有也。

蘇俄荒涼之狀態 蘇俄已將歷代之積蓄蓋藏，完全破產，數百萬畝田地，荒

廢不種，一連幾省有幾百大地主之府第，如今不留一屋，其內之器具珍玩，可攜者攜之，能分者分之，否則付之一炬。試舉一事爲徵，某家有一掛鏡，爲法人所製，精工無倫，真希世之寶，按之共產主義，不願歸一人所有，於是碎而分之，此堪表明布黨作爲，破壞之手段，過於強烈，顯有劣蹟太多。就一方言之，人民歡迎共產，表示順從之心。但就另一方言之，未能實行馬克思主義，因俄民多爲小農，一如中國，而且馬克思主義，不是破壞農制，是破壞資本主義，換言之，非行農民共產，乃資本共產，而蘇維埃之開始，手段已有謬誤，如今視線較爲明瞭，破壞資本主義，若不推倒英之資本，他處亦必無功可言，而其大錯爲先破壞本國小農之資本，令一切歸爲國有，故不能收得實效。以事業乃由人造成，而人民種田，不求有餘，僅求足其生活之給養也。布黨已知手續已誤，則注意推翻英德二國資本主義，認此二國握有資本實權，故蘇俄於中國，於印度，運動破壞英人事業，無所不用其極，蓋因覺非如此不能成功。最可惜者，已

破壞本國事業，感受大虧，然施行於他國，一時則無有成效也。

俄國目下之狀態，實荒涼可慘之至，人民所受痛苦，非言語筆墨所忍敘述，由饑餓而死者，不下二百萬萬，誰生厲階，一至於此，夫房屋可以再造，而物質難以驟興，在青黃不接之際，人所感受，將於何取給也。且破毀有價值之重寶，有價值之道德，有價值之人才，爲數過大，恐幾十年不能恢復原狀也。我曾問諸駐俄之外人，蘇俄革命，於國於民，究有何利益，均答無有益處。不過偏於布黨主義者，謂『今之破壞，正爲造一新種類，使其生長於新俄，作將來之主人翁。』布黨只有此一言，辯護其一切破壞之行爲也。

噫，此新種類之生，固也，然此種新種，正是世界上一種危險物，其心滿有害人之毒氣，因其無宗教，無道德，滿心恨人，此新種於已於人，均有害無益。現今蘇俄學校養生之小兒，可謂特造之新種，試問此輩將來能作良材與否，大是一疑問，人有五倫，而此輩無之，正天地間一般毒物也。然而幸備有消毒劑，爲數

當不在少，去國在外之俄人不下百萬，他年一返故鄉，見凌夷荒廢狀況，忿氣填胸，大揭反抗布黨之旗，屆時備受赤毒之苦者，回想感受一切，無父母，無家庭之苦况，羣起推倒布黨，而另造一新俄，亦意中事也。果能如此，誠俄人之幸福，將見荒廢之田地，頓成芸芸綠疇，地不愛寶，不僅供養俄人，亦為歐洲之米倉矣。

第二十八章 世界革命之父

馬克思怪異之傳記

列寧城從前有一貴胄女校，今為共產黨北部總局，由蘇維埃政府造馬克思大像於其前，表現崇拜，推為世界革命之父焉。所以如此推崇，認馬克思為近世之大思想家，為革命界之達爾文。

馬克思自承發明三大思想，一，以經濟解釋一切歷史。二，發明階級爭鬪。三，發明資本盈餘論。馬氏雖以此自負，然明眼人觀其三大發明，均不認有何重要價值，而且有謬誤也。按人類歷史，不能完全由經濟方面解釋，而宗教科學，尤

其不能以經濟解明，此乃人人所共認者。然而科學宗教，能濟助經濟，是一顯然易見之事，如由科學發明一種新物，大可改良一時之經濟，宗教領袖，能改變人氣質，而創一新人。再是，階級爭鬪，不是人類革命之原，考之歷史，如路得改教時代，胡思 *Huss* 戰役，與拿坡侖之戰爭，全不由於經濟而起，是人所共知，乃理想與國家之爭也。更不能言階級之爭，由工資而起，就大概言之，勞働工資，較之往昔，已增加不少，似已趨於平線，較之中等文字界之工資，或且過之。吾嘗細爲比較，專門家與普通工人，各以其全界人數相比，今日專門家失業者尤多，而且如今新由大學畢業專科工程師，其薪水每星期不過三鎊，如是工資與階級爭鬪，無甚關係，可徵馬克思第一發明之謬誤也。

或者謂，馬克思是創造一種秘密教術，此言似爲近是。因馬克思主義，是由秘密生者，蓋馬克思出身歷履，人多不知其如何，其破天荒之第一聲，爲召集萬國第一次勞働大會，在先不敢公然出現，均暗中秘密進行。至一八四七年，馬

克思由德被逐去國，而又暗中組織一少年共產黨。如今共產黨極力排斥國際交涉，多帶暗密色采，而竟忘記其共產黨之產生，完全由暗密而來，其計劃手段，多屬隱密。大概言之，黨人不僅爲畏懼官府，亦自樂於保守秘密，因爲秘密進行，愈令同人覺有興趣也。

創造國際社會主義者，爲普魯斯籍之二猶太人，一爲拉薩爾，一爲馬克思，此乃一大可注意之點，馬克思可謂希百來之一大先知，惟走入錯路，其父爲律法師，而爲基督徒，其祖與曾祖，爲猶太拉比，以故自幼承受庭訓，多受祭司之遺傳性，因而即講求世事，總帶有宗教性質，爲其天然之流露，其眼光窄狹，心地狂熱，而自深信其所信仰之主義，只能求其信仰之主義成就，不惜犧牲一切，彼不愛錢，度日生活，全賴他人接濟，然而如饑如渴，貪慕權勢與感力，不問手段如何，求達到其兩種目的而已。於是爲達到目的，有時用不正當之法，譬如爲破壞其敵對巴庫寧，Bakunine 巴作一政務大家，其聰明或不及馬克思

之機巧，而其人格優良，馬之心意，必去之而後快，於是控巴爲俄皇家之暗探家，馬自知此爲捏辭之誣控，然而彼想非如此不足以破壞之也。馬願握歐洲社會革命之全權，因此與同志首領五六人，彼此傾軋，馬蓋卑視同人，不容彼等存在故也，而僅願加意保存服從其自己之一派，如本黨中倘有獨立眼光，必剷除之絕不愛惜，於絕對服從者，乃真其黨徒也。

馬克思對於其主義，施行強制權，乃最可異者，蓋馬之爲人，對於家人父子間，非常仁愛，其妻爲普魯斯貴族之女，馬最崇愛，而於所生三女，亦極端寶愛，然爲傳揚其革命主義，卽犧牲其妻女，亦有所不惜，而妻女輩亦表同情，甘心犧牲，曾一家數口，同被逐去國，受顛沛之困苦。其女，一嫁於法人法爾克，一嫁於法人朗革，一嫁於英人厄威令，其後有二女被丈夫窘迫自殺，法爾克夫人曾從父執恩革爾，受過五萬遺金，與其夫不數年揮霍以盡，夫妻不甘貧窶，同時自殺。馬之三女，厄威令得其龍，以後夫婦誓同時自盡，女死後，而厄無自殺勇

氣，不肯踐約，人多卑厄之爲人，目爲僉王卑劣無行者也。

馬克思與恩革爾，爲四十年之摯友，二人往返書信，以後印成四鉅冊，紙貴洛陽，風行一世，從其書想見其二人之交誼，與猶太人之陰謀。恩革爾之特色，爲一資本家，而破壞資本主義，恩本爲窶人子，業織，其後遷至英之孟遮斯德，久駐於此，而爲織布商之富翁，金融界之鉅子，然與馬克思爲摯友，一同恨惡英人，不惜用其資財，供給傳揚社會革命，爲推翻資本家，而行社會革命也。此人大有左右社會之力，其一生著作甚多，思想獨出心裁，不肯拾人牙慧，然而極端佩服馬克思，認爲夫子，崇爲師尊，終其身如一日，將其資財，盡供作運動革命之費用也。

馬克思常存其本族遺傳性態，卽飄泊往來，行蹤無定，時而英京倫敦，時而德京柏林，寄於英而卒於英，然始終於英不表同情，因英人最不接受其道也。此中最奇異而堪注目之點，以英之堅固守舊，不肯改易之邦，而第三國際社會

竟設於倫敦，有首領五六人，由馬克思爲其中主腦。馬行蹤飄流，其腦與魂，亦隨之飄流，到處傳播其主義，曾寄出無數書函，分投英、美、德、法，等諸大報館，發揮其所主張之社會革命。一八四八，與一八七一年，法之二次小革命，馬克思主義之魂，於其中發生不少之感力也。

由此觀之，稱馬克思爲世界革命之父，洵非虛語，馬藉第一國際社會，爲其入手之運動，在此會之人員，多爲上級政客，不是一般亂黨，而馬之入會，正想利用此會，爲運動施行其主義之機關，蓋認定此爲革命運動之良導物也。

如今社會革命試驗，已歷有四五十年之久，顯有成績，未經一次失敗。已實行於俄，醞釀於匈加利，德意志，等國，皆有成效可言。其唯一方略，爲迎合衆人心理，而爲着手進行之不二法門。於一八四七年，曾發一共產宣言，其呼號中已有如今通行之諸名辭，不僅稔知公衆心理，對於服從之一派，亦加嚴厲之約束，更暗密進行其黨務。馬克思在世之日，由其個人用嚴重手段，作一指揮，行

其主義，一切完全出自個人主張，有毅力，有精神，故直至如今，其黨人猶照舊續行其運動也。

總括言之，馬克思有非常之天才，可惜用其可讚之天才，作成不良之導引，專力破壞，未有建設，將世界文化之根基，加以搖撼，然不能不承認其爲非常之偉人也。

附篇

(轉錄自新俄回想錄)

遊者對於俄共產黨之思想手段與世界經濟革命前途之感想

綜觀俄國共產黨。其對於內也。初爲奪取政權計。則藉勞動解放。勞動專政之美說。喚起多數無思想與無恆產諸份子之同情。已將大地主大資本家推翻。又將持異議之智識份子戕滅。繼而以維持市民糧食故。又以有產無產階級之論。挑撥不能自給之貧苦農戶。以摧殘民食中堅之中農。一摘再摘。連帶及於工人。昔日所倚以自食之各項實業組合。亦一概掃地以盡。釀成餓殍遍地。民心激昂。爲鞏固勞農政府之地位計。則又壟斷輿論。以裹國人之口舌。斷絕交通。以蔽國民之耳目。於各團體中。遍組委員會書記部。以握各社會之中樞。而監督之。四布偵探。以刺國人之隱。嚴刑峻法。以懾國人之氣。豐衣美食。以收軍士之心。製造空氣。以移易國民之觀念。其對於外也。爲欲完成其世界革命

之夢想計。則甘言辯口。以煽揚階級之爭。揮金如土。以援助革命之勢。數年之間。馴至內則資財破產。人材破產。外則國交斷絕。接濟斷絕。雖以種種天幸。得苟存以至於今。然所付代價之重。殆亦亘古今中外之所未有。

迄今國運岌岌。不可終朝。爲維持其政柄計。其對於內也。輒又危詞竦聽。高唱愛國。以緩和人民對內之心。造出新經濟政策名詞。重興商業。恢復稅制。允私人企業。許私有財產。予農民以自由支配權。更汲汲養成民人之經濟智識。舉昔日共產主義所視爲萬惡不赦。因之殺人若恆河沙數者。一一復納之共產政治之中。其對於外也。爲圖恢復舊交計。既先之以宣傳革命。以爲恐嚇。復繼之以認債退讓。以圖接近。幸得接近矣。又私布德俄密約之利益。以動歐洲列強之垂涎。旣而稔知列強之複雜而難一。遠水之不足救近火也。則又掉首轉顧世界大資本國之美利堅。竭力聯絡。公私並進。招之惟恐其不至。旣至又惟恐其不留。種種手段。倘恍迷離。前後矛盾。旣譏彈資本主義。又實行資本主義。

既鼓吹世界主義。又提倡愛國主義。既聲言扶植弱小。又出兵欺凌弱小。既非難秘密外交。又私行秘密外交。在內既絕對不容他黨之發起。而對外又主張與他黨之合作。既摧殘智識份子。又養成智識份子。既反對階級。又造成階級。出爾反爾。唾面自乾。仍靦顏諱飾曰。是吾所欲用之手段也。欲行之途徑也。並未放棄主義也。沿襲舊政治。而冠以新名義。加之以粉飾附會。在他國則爲惡德苛政。一入於共產黨之所謂手段。則驟成天經地義。神聖不可改移。其擲闔縱橫。辯言亂政。可謂極操縱迷惑之能事。然其周張狼狽。心勞日拙之處。亦幾於暴露而無遺。

按現在情形而論。以共產人物之善辯。善變。善擒。善縱。又復蟠踞政局。整飭戎行。把握交通。製造輿論。彼俄氓之蚩蚩。於久經痛苦。奄奄待斃之餘。一旦豁然一綫。略得自由。方蘇息感戴之不遑。又豈敢以手無寸鐵。皮骨僅存之軀。以犯共產黨人之刀鋸鼎鑊。故勞農政府之於俄國。無論何似。亦決不至於一時推

翻。而在共黨內部。真心崇信者。已得所志。僞從而因利者。又已償其慾。况怨毒方深。楚歌四面。勢成騎虎。欲罷不能。稍有可乘。殆莫不欲起而甘心者。若復同室操戈。互相水火。是不啻授人以隙。自取滅亡。故無論如何。共產黨亦必能互取協調。以禦外侮。決不至以意氣之故。遂致自起紛爭。

至於俄國資格。地大物博。本爲天產豐富之區。而歐美多藝多材。亦有賴於原料爲之運用。俄既不能人材獨立。經濟獨立。以與各國絕交。歐洲各國亦斷不能終於人材罷業。商品斷輸。以制俄人之死命。相需既殷。相求自易。折衝之後。當然可以恢復舊日邦交。邦交既復。亦當然可借歐美人材與其資本。以開發全俄之天產。惟以政治之現狀。以斷其政體。則俄政權握於一黨。輿論不能自由。革命云云。不過由一家之專制。易而爲一黨之專制。以主義論。彼所謂勞動戰爭者。實則利用勞動爲之戰爭。彼所謂解放勞動者。實則愚弄勞動。使入於自己專制之下。彼所謂共產者。實則掠一國之所有。爲一黨之私產。而手胼足

胝者惑於甘言。盲然附和。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其結果則解放之代價已付。而所市得者。反爲言論之不自由。罷工之不自由。與生活之不自由。

昔之專制皇帝。與大地主。大資本家。智識家。均可以推翻。而造成此智識與武裝之聯合階級。乃竟束手而莫之挽。嗟乎。彼勞動之愚氓。不知自求智識與利害相同者。直接解決生活之方。以圖脫離資本家之毒。乃信彼不得其志。而專以口舌爲生者之甘言利誘。引虎拒狼。作繭自縛。其愚可笑。其遇亦殊可憐矣。顧共產黨方振振有辭。悉誘之一時手段。以爲目的之達。尙有待於他年。而不知勞農政府現所施行者。已悉爲造成多數有產之政治。在昔日有產者寡。無產者衆。推翻有產之後。尙不能成共產。而謂此後易爲有產者衆。無產者寡。反能達共產之目的。有是理乎。况盈庭濟濟。莫非功利之徒。又證以俄共產黨暴富之多。與夫贊成新政策者之衆。其皈依程度。已可深知。數十年後。在私產制度中休養生息。斯時中產遍地。勢力膨脹。恐改進共產之年。卽共產黨禍起蕭

牆之日。南轅北轍。而謂可以達目的。吾誰欺。欺天平。

然而勞農政府對內雖已自認試驗失敗。易絃更張。而對外則當以其所以取得政權之手腕。着實進取。以圖發展。蓋彼對於俄民因共產所受之慘劇。當極力掩飾。諱莫如深。斷絕消息。冀以蔽世界人之耳目。一面操縱第三國際會中各國之暴烈份子。使仍各循其鼓惑之美妙手腕。極力挑撥各國階級之惡感。以釀成各國內部之革命。圖收漁人之利。故俄國今之所謂共產主義。實不啻卽其帝國主義之代名詞。以今日全世界資本主義之發達。勞動生活之不安。社會革命。實有不可逃避之趨勢。然則共產學說。雖改良社會之不足。而共產革命之手段。因此時機。乘隙而入。乃破壞社會而有餘。

歐美各國知其然也。思患預防。故汲汲注意於勞動生活。雖不能正本清源。廢除資本主義。然已以種種負擔。加之資本家。挹彼注茲。致力於救濟事業。俾劑其平。而以全力擁護資本家。移其對內剝削。轉而爲對外剝削。使另得發展之

所。資本家亦知貨以燔身。不能獨受其益。是以對於勞動待遇。大加改善。並有公開盈虧。與勞動家共其利益者。而在勞動家亦富有智識。能自爲組合。互相聯絡。直接動作。不受外界之利用。彼等怵於破壞之慘。建設之難。對於資本家之要求。皆能適可而止。兩利俱存。不以一時意氣。竟趨於極端。故歐美社會。縱有少數共產黨從中煽動。然其社會經濟。勞資兩方。當有相容之餘地。猶未易於即時動搖。俄共產家之希望世界革命。無論如何鼓吹運動。亦斷非在最近時期所能達其目的。

惟此亦祇可一時苟安。決不可以支久。蓋歐美各國盛行資本主義。其勢正與俄同。且工業太盛。工人日增。城市發達。一日千里。費工妨農之奢侈品。已供過於求。反之鄉間日事蕭條。農民大減。果腹品轉而求過於供。農與工之人數不能劑於平。糧食與服用。無法適合等量。生活程度之高。乃日進而不已。因此罷工請益。與夫物價之增長。遂入於不由自主之漩渦。迭爲雄長。迄無了期。而生

活飄搖不定狀態。亦緣此而永無止境。再加以生存競爭。所有國界種界。積不能化之猜嫌嫉忌。年驅數十百萬青年。入於不生產而又重耗生產品之軍役中。社會經濟。已深種各等危險種子。其所以未至於社會革命如俄國者。蓋歐美素以共和政治。運用資本主義。資本流毒尙未達於極端。俄國則昔以專制政體。運用資本主義。資本流毒早已達於極點。故歐美各國。若不迅行改弦易轍。爲根本之解決。競進不已。日以資本主義相雄長。惟工商巧奪是務。工商愈進則農事愈傷。其極端恐不至全世界潰決不止。是故資本主義一日不廢。國界種界一日不泯。則人類一日不能安。共產思想亦一日不能除。而社會革命乃終不可逃避。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物腐蟲生。蓋亦有不必待共產家煽動而始成者。

然則今日爲俄人悲者。吾恐他日正不暇自悲。而由此以觀。亦可知共產主義。實由資本主義種其因。社會革命。乃必然之結果。更顧資本主義所以突進至

是之故。推原禍始。則實由物質文明太過爲之先河。蓋物質進化。與資本實相得而益彰。先以專利之獎進。因以研究之發明。繼之以資本之製作。資本愈重。則工具愈精而巧。工具愈精而巧。則出品愈速而衆。出品愈速而衆。則成本賤而價可廉。本賤價廉。則銷流廣而獲利厚。昔日可以家庭生活之椎魯迂延工藝。於是悉被戕賊而無遺。在先可以自主其生活之工人。乃不得不棄其獨立。轉而乞降於資本家之手。資本家處形勢之利便。藉其利力。操縱奇贏。勞動家之所得無增。而資本家乃日富而不已。於是富者日以富。貧者日以貧。資本家之心計愈工。則勞動家之生機愈蹙。社會經濟遂日趨於偏枯。

且工藝翻新門異。炫目迷心。人慾橫流。亦漸奢侈而無度。不足之感覺與日俱進。需求愈衆。供給愈難。人心風俗。日以媮薄。再加以國內之競爭。國外之競爭。資本之厚薄同。則以美巧廉賤取勝。美巧廉賤同。則以資本之厚薄取勝。循環並進。物質之進化愈甚。資本亦隨之而日以集中。殆至物質之進無可進。資

本之增無可增。各思擴其疎洩之範圍。遂致講信修睦折衷樽俎之間。舌敝唇焦。無非與道德背馳之權利二字。猜忌既深。知口舌之不足恃。乃不得不轉求之武力。武力欲求其足。又不得不利用物質。物質愈精。則銷耗生產又愈甚。飲鳩止渴。得不償失。社會生活之支絀。更隨之日以暴露。比圖窮七現。遂成國際戰爭。各儘其百十年汗血之所有。孤注以圖一逞。冀償其獨霸壟斷之私。卒之敗者固悉索敝賦。長此沉淪。而勝者亦元氣重傷。毫無所得。試思歐戰此次之死人如麻。與今日社會經濟之恐慌。竟至於屢次集議而不能解決。何一非物質文明之結果。

目今漫遊歐陸。表面固市肆縱橫。繁華如故。而一細訪其內容。則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人民生計。殆有岌岌不可終日者。吾嘗歎歐洲享物質文明之福已久。方其盛時。以拜金主義。挾其武力資本與物質。對於弱小而質樸者。誘惑逼迫。吸髓煎膏。甚至倡言滅國亡種。不自以為不道。反視為天演物競之當然。

而孰料物極必返。及其蔽也。乃受物質文明之禍亦獨烈。其人謀之不臧。歟。抑天道之好還歟。以事理論。痛定思痛。豈宜覆轍相尋。問聆其中哲士通人言論。亦頗有覺夫西方文明之不可恃。而思研究東方文明。以爲替代者。然而察其內政。視其外交。似乎秉國鈞者。不但悔禍無心。更有變本加厲之勢。似此再進不已。恐國民經濟力不能支撐之日。卽國內蕭牆禍起之時。列寧所謂將由國外戰爭。轉而使爲國內戰爭者。或不轉瞬間卽將成爲事實矣。

